

学校代码 10345

研究类型 基础研究

浙江师范大学 硕士 学位 论文

题 目: 试析二十世纪上半期美国天主教
和新教社会的融合

学 科 专 业: 世界史

年 级: 2005 级 学 号: 2005210139

研 究 生: 王晓亮 指导教师: 王加丰

中图分类号: K712.5 答辩时间: 2007年12月 日

浙江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试析二十世纪上半期美国天主教和新教社会的融合

AN ANALYSIS OF SYNCRETIZATION OF AMERICAN
CATHOLIC AND PROTESTANT SOCIETIES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20TH CENTURY

谨以此论文献给
我的父亲王全洪和我的母亲康湘云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

摘要

天主教在美国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最初的被敌视到现在的被接受和受到赞赏，这期间有个非常大的转变。这种转变与人们通常所说的“融入”不同，美国天主教与新教社会的关系以“融合”概之显得更贴切，因为在多元的美国社会，并不存在一个融入的对象，而且天主教社会也并没有失去自己的特性，仍然视自己为一个独特的信仰群体。随着时代发展，天主教社会逐渐与美国新教社会进行融合，本文要讨论的就是这种融合。从融合这个概念出发，我们将讨论以下两个问题：

一、天主教与新教社会的融合为什么能够发生？融合的进程又是怎样的？

二、哪些因素在融合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它们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本文将着眼于 20 世纪上半期，因为这是天主教与新教关系发生变化的转折时期，有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可供观察。本文的基本内容是：

第一部分，提出天主教与新教社会的融合问题，从美国天主教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来探究融合的内涵，并解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选择融合？

第二部分，以天主徒个人身份的认同为观察点，考察融合的前提和基础，分析这种前提和基础形成的原因。

第三部分，考察天主教社会在经济事务中的反应和活动，以及这种活动的影响，以此来分析其在经济方面与新教社会的融合情况。

第四部分，考察天主教社会在重大政治事件中的活动，根据其在某些具体政治事务（如教会学校的地位问题）上的活动来考察天主教社会的政治理念和目的，探究其在政治方面与新教社会的融合情况。

第五部分，在讨论天主教与新教社会融合情况的基础上，总结天主教社会的各项举措，分析其原因和影响并得出结论。

通过分析，我们最终发现：美国的宗教环境、天主教会领导人的引导、天主教徒自身正确的身份定位和采取恰当的方式等因素，均在整个融合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教廷善意对待美国和美国天主教也起了积极影响；社会的多元化、宗教信仰的世俗化和个人化倾向也是这种融合不可缺少的大背景。

关键词：美国，天主教社会，新教社会，融合

ABSTRACT

American catholics have had a long journey in the U.S. For them there is a remarkable change from initially being hated to be accepted and appreciated by the protestants now. The change is not a process of "melting into something" as people commonly think. As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atholic society and the protestant society in America, it's more suitable to describe the change as "syncretizing" than "melting", because there is no target to "be melted" in the American polynary society. Further more, the American catholics never lose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religion and belief, they still identify themselves as a special religion group. With the whole society changing, the catholic society has also been syncretizing with the protestant society. This is what we will discuss in this dissertation.

Starting form "the syncretization", we will find two questions that should be asked:

1. Why the syncretization between American catholics and protestants could happen? How did it happen?
2. What factors affected the syncretization? How did they work?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we'll focus o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for there were many historical events to be observed and discussed during this time. The main contents of this dissertation are:

Part I puts forward the question of syncretization between catholics and protestants, discusses the meaning of "syncretization" and answers the question: why the catholics have chosen "syncretization"?

Part II analyzes the catholic's personal self-identification, finds the premise and the basis of syncretization and discusses the reason how the premise and the basis has come into being.

Part III observes the catholic society and their activities in economic affairs, finds the influences of these activities, and evaluates the process of the "syncretization" in the economic area.

Part IV discusses the activities of catholics in the politics, especially those in some prominent events, and analyzes some problems such as the church school and so on. By which we could recognize the process of "syncretization" in political area.

Part V, based on the above discussion, will summarize all the measures and activities by American catholics, and analyzes their causes and influences.

The conclusions are that the American religion situation, the guidance of the catholic church, the right self-identification and suitable methods which the catholics adopted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yncretization; Vatican's well-meant standpoint towards American catholics is also very important. Further more, pluralism of American society and the current trends of secularizing and individualizing are the needful conditions for the syncretization.

KEY WORDS: The United States; catholic society; protestant society; syncretization

目 录

摘要	I
ABSTRACT	III
第一章 导言	1
第一节 国内外研究概况	1
第二节 “融合”与“融入”的辨析	3
第三节 天主教社会的融合历程	4
第四节 天主教社会的融合所面临的问题	8
第二章 融合进程中天主徒移民的身份认同	10
第一节 认同美国作为祖国的过程	11
第二节 母国对天主教移民社会的影响	14
第三节 信仰和文化认同在身份认同中的作用	17
第三章 融合进程在经济事务中的体现	19
第一节 工人运动中的融合	20
第二节 大萧条时代的融合	23
第四章 融合进程在政治事务中的体现	26
第一节 天主教与新教在政教关系观念上的合流	26
第二节 天主教参与政治的方式	28
第三节 天主教社会围绕教育问题展开的政治活动	31
第五章 结论	35
第一节 天主教与新教融合成功的体现	35
第二节 融合得以成功的原因	36

第三节 融合的影响	40
参考文献	42
致 谢	49

第一章 导言

本文主要关注的是美国天主教和社会^{*}的关系问题，美国宗教是一个持续引起学界关注的问题，美国特有的宗教多元化和政教模式是这种关注的焦点。宗教、政治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美国的学术界所关注的话题，特别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由于越战、民权运动、妇女运动等一系列交织起来的事件深刻地改变了美国社会之后，宗教与政治、宗教与社会的关系得到了更加广泛的重视。

第一节 国内外研究概况

国内对于美国天主教与社会的研究并不充分，而且大多数时候是将其视作基督教诸多教派的一支，考察它作为信仰和宗教组织与世俗社会和政治之间的关系。这方面的专著还不太多，主要有傅乐安所编《当代天主教》¹、刘澎所著《当代美国宗教》²、董小川所著《20 世纪美国宗教与政治》³等。更多的研究成果是对一些个别问题的研究论文，如徐以骅主编的三辑《宗教与美国社会》⁴、彭小瑜撰写的《罗马天主教语境中的美国历史和民族——奥雷斯蒂斯·布朗森论移民的美国化》⁵和《一个激进者的皈依——多萝西·戴的思想和行动》⁶、包军所撰写的《美梵关系史述评》⁷等。此外还有一些硕士论文也关注到这方面的相关问题，如 2002 年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张小龙的学位论文《19 世纪中期—20 世纪中期美国天主教本土化问题》⁸、2005 年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刘星的学位论文《十九世纪中后期美国的爱尔兰移民与美国主流社会的冲突与适应》⁹、2006 年华东师范大学硕士余

^{*} “Catholic”和“Society”这两个词都有着宽泛和不确定的含义，在本文所讨论的范围内，前者大致有三种含义，即天主教、天主教会、天主教徒，后者则有社会和团体两种含义。美国天主教和社会的关系，大致含有以下两组关系：作为宗教组织的天主教会与包括天主教徒在内的世俗社会之间的关系；包括神职人员在内的天主教群体与非天主教社会的关系，这里所提到的“非天主教社会”大致可以看作是和“新教社会”相近的概念。本文所探讨的关系问题，主要是后者。

¹ 傅乐安编：《当代天主教》[C]，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年版。

² 刘澎：《当代美国宗教》[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

³ 董小川：《20 世纪美国宗教与政治》[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⁴ 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第一辑)：美国宗教的‘路线图’》[C]，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4 版；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第二辑)：多元一体的美国宗教》[C]，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4 版；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第三辑)：网络时代的宗教》[C]，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5 年版。

⁵ 彭小瑜：“罗马天主教语境中的美国历史和民族——奥雷斯蒂斯·布朗森论移民的美国化”[J]，《历史研究》2004 年第 1 期，第 114~130 页。

⁶ 彭小瑜：“一个激进者的皈依——多萝西·戴的思想和行动”[J]，《历史研究》2005 年第 2 期，第 144~155 页。

⁷ 包军：“美梵关系史述评”[A]，见：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现代化研究(第二辑)》[C]，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 版，第 497~514 页。

⁸ 张小龙：《19 世纪中期—20 世纪中期美国天主教本土化问题》[D]，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董小川教授，2002 年 5 月。

⁹ 刘星：《十九世纪中后期美国的爱尔兰移民与美国主流社会的冲突与适应》[D]，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



瑜的学位论文《德意志美国人同化历程探析》¹⁰等。

对此问题更多的研究来自美国学者自身的观察，他们对美国天主教的研究主要有这样一些观察点。其一是政教关系，即作为美国有影响力的一个宗教集团，天主教社会对于政治的影响力和关注点，教会、宗教界人士、宗教组织是这种观察的主要对象。这方面相关主要的外文著述有：大卫·欧布瑞恩(David J. O'Brien)所著《新政时期的美国天主教与社会改革》¹¹、玛丽·汉纳(Mary T. Hanna) 所著《天主教与美国政治》¹²、埃里克·汉森(Eric O. Hanson) 所著《世界政治中的天主教会》¹³、蒂莫西·伯恩斯(Timothy A. Byrnes)所著《美国政治中的天主教主教》¹⁴、迈克尔·科贝特与朱莉娅·科贝特(Michael Corbett, Julia Mitchell Corbett)合著的《美国的政治与信仰》¹⁵、大卫·伍尔内与理查德·库瑞尔所编《1933-1945 年间的罗斯福总统、梵蒂冈以及美国罗马天主教会》¹⁶等。其中大卫·欧布瑞恩的《新政时期的美国天主教与社会改革》可谓对美国天主教参与政治的最早研究，其对天主教与美国的关系有着很多细致的发现。

其二是对具有移民身份的天主徒进行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构成了移民史研究的主体，这是因为天主徒移民大多为欧裔，是与主流新教社会最接近的文化族群，具有很好的样本作用。这方面相关主要的外文著述有：理查德·欧康奈尔所著《德裔美国人的非正式史》¹⁷、雷金纳德·巴龙所著《爱尔兰裔美国人》¹⁸、罗素·卡萨尔所著《成为旧血统：德裔美国人身份认同的困惑》¹⁹等。

其三是作为一种信仰的天主教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这可以看作是社会学研究的领域，偏重于对于教会自身的研究。这方面相关主要的外文著述有：杰伊·多兰(Jay P. Dolan) 所著《美国的天主教经历：

论文，指导教师：董小川教授，2005 年 5 月。

¹⁰ 余瑜：《德意志美国人同化历程探析》[D]，华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论文，指导教师：王寅教授，2006 年 5 月。

¹¹ David J. O'Brien. *American Catholics and Social Reform: The New Deal Years.*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¹² Mary T. Hanna. *Catholics and American Politics.* [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¹³ Eric O. Hanson. *The Catholic Church in World Politics.* [M].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¹⁴ Timothy A. Byrnes. *Catholic Bishops in American Politics.* [M].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¹⁵ Michael Corbett; Julia Mitchell Corbett. *Politics and Relig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M].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9.

¹⁶ David B. Woolner, Richard G Kurial (Ed.). *FDR, the Vatican, and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in America, 1933-1945.* [C].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¹⁷ Richard O'Connor. *The German-Americans: An Informal History.* [M].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68.

¹⁸ Reginald Byron. *Irish America.* [M].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¹⁹ Russell A. Kazal(Ed.). *Becoming Old Stock: The Paradox of German-American Identity.* [C].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一段从殖民地时期直到现在的历史》²⁰、切斯特·吉利斯所著《美国的罗马天主教》²¹、彼得·斯坦费尔斯所著《美国天主教会的危机》²²、杰拉德·佛盖蒂所著《从 1870 年到 1965 年间的梵蒂冈和美国主教团关系》²³、查尔斯·莫里斯所著《美国天主教：缔造美国最强教会的圣人和罪人》²⁴等。

仔细审看这些著作的成书时间，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学者们逐渐开始淡化教派的区别，而注重基督教作为一个整体的表现。学者们开始以一种整体的眼光来看到信仰的力量，而不再用那种教派或族群分割的视角来看待宗教在人们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影响，这种趋势是和宗教本身发生的趋同性变化相一致的。

第二节 “融合”与“融入”的辨析

作为一个在美国属于少数族群的信仰群体，天主教的异质身份十分明显，这种异质和排斥在距今一两代人之前的时期仍是可以清楚地显露出来的，然而时至今日，对美国宗教与社会现状有过观察之后，都不会再认为天主教和天主教社会是游离于美国主流之外的群体，恰恰相反，天主教已经是美国主流社会的一部分。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能够发生？这些问题引起了笔者的兴趣，也是本文试图阐述的重点。

在进入问题之前，首先必须解决的一个概念问题是如何表述这种转变，通常人们往往以“融入”概之，但是不容易引起注意的是，“融入”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一个融入进去的对象，这个对象必须是明确而且至少是相对稳定的，就美国而言，这样的对象是不存在的。如果这个融入对象指的是美国新教社会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社会(WASP)，这显然会因过于抽象以至于无所确指，因为在 WASP 这个概念下至少包括圣公会(Episcopal Church)、浸礼会(Baptist Churches)、教友会(Quaker)、循道宗(Methodist)这些教派，它们都是源自英国的新教教派，此外还有美国本土产生的摩门教(Mormonism)以及基督复临派(Adventists)；如果说天主教是要融入它

²⁰ Jay P. Dolan. *The American Catholic Experience: A History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 [M]. Garden City,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INC. 1985.

²¹ Chester Gillis. *Roman Catholicism in America.*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²² Peter Steinfels. *The Crisis of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in America.* [M].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3.

²³ Gerald P. Fogarty S.J... *The Vatican and the American hierarchy from 1870 to 1965.* [M]. Collegeville, Minnesota: The Liturgical Press. 1990.

²⁴ Charles R. Morris. *American Catholic: the saints and sinners who built America's most powerful church.* [M]. New York: Time Books. 1997.

们之中的一个的话，那么应该是哪一个呢？如果说融入到它们所共有一些思想和伦理共识之中的话，天主教和新教的宗教教义本身就具有很大的共同性；而且这种观念事实上已经承认了美国新教社会具有某种共性和特性并存的特征。从 1634 年开始，人们会逐渐认识到这种特征同样也存在于美国天主教社会和新教社会二者所共同组成的社会之中。美国的天主教和新教社会更多的是融合而不是单向的融入，在共处于同一个国家的漫长历史之中，双方逐渐调整自己的观念，互相接受对方的一些思想，这种妥协和共融形成了统一的美国的基础。基于这种因素，以“融合”不以“融入”来表述美国天主教与社会的关系，似乎是更为贴切的。这样，问题也就变成了融合是如何进行的？为什么能够融合？对前一个问题的考察实际上是为回答第二个问题做准备，对过程的了解才能发现达到结果的原因，了解了融合的具体过程，也就能够发现融合得以不断进行的原因。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融合做一个定义，融合并不意味着被合并，而是意味着融洽和共存，融合的参与各方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就一些思想、观念达成共识，但仍然保持着自己的特性，有所改变又有所保留。

一个基于宗教的族群如何在一个异质的环境中立足和成长，这是一个颇有样本性质的观察对象，联系到中国和梵蒂冈关系的发展以及中国天主教族群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的解答或许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融合为什么能够发生，为什么能够成功，这些问题的研究对于中国的政教关系是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的。

为了了解融合发生的原因，笔者选择二十世纪前期这个时间段作为考察的范围，这是因为在这一时期之后，天主教与新教社会的融合开始清楚地展示了出来，而且此一时期也是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进程逐一展开的时期，考察这些历史时刻天主教的举动对于了解其与新教社会的融合不无裨益。因此，本文将从天主教社会在此时期的政 治、社会主要活动入手，探寻其举措的动机和效果以及在新教社会引起的反应。

第三节 天主教社会的融合历程

美国天主教的历史几乎和美国的历史一样久远。西班牙移民于 1565 年在现在的佛罗里达地区建立了最早的欧裔定居点圣奥古斯丁 (St. Augustine)。²⁵但是佛罗里达直到 1845 年才成为美国的第 27 个

²⁵ Michael Corbett, Julia Mitchell Corbett. *Politics and Relig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M].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9, p.32.

州，对于美国而言，它未免“出现”得太晚，所以一般而言，美国天主教的历史往往还是从传统意义上的北美十三殖民地开始。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天主教在英国地位的起伏变化会在北美殖民地引起余波，影响到北美的天主教和当地社会的关系。在亨利八世的国教化改革之后的一段相对宽容时期，天主徒学会了对英格兰保持忠诚和对罗马保持虔诚，这是一种在政治上对他们有利的权宜之计(*modus Vivendi*)。英国天主教成为一个“上层教派”，这是一个有产士绅占据优势的社群，上层阶级占据主流地位和作为少数教派宽容的经验这两个英国天主教的精神财富有助于形成北美殖民地自己的天主教经验。²⁶

贵族巴尔的摩勋爵塞西尔·卡尔弗特(Cecil Calvert)在1634年到达北美建立了马里兰殖民地，天主徒和新教徒都是他所招徕的对象。然而，新教徒很快就占据了压倒性的数量优势。²⁷这种趋势甚至在第一批前往马里兰的移民身上就很明显。在方舟号和鸽子号驶往马里兰的时候，甲板上的大多数人都是新教徒。²⁸新教徒与天主徒人口比例的悬殊使得新教在马里兰越来越强大。最终，新教徒们控制了马里兰并且将天主徒从公共管理机构中排挤出去了。²⁹人口是这一时期天主教与新教此消彼长的关键，到1700年，马里兰的人口大约有34,200，只有大概2,500人是天主徒，但是天主徒仍然保持了“上层教派”的地位。³⁰这种人数和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在19世纪20年代开始的移民潮里将重现，而且会变得对天主教有利。

此时期美国政教关系的若干模式已有发端，清教在马萨诸塞形成了一些自己独特的思想，比如宗教不宽容、契约理论和社会契约、山颠之城和美国使命、公理会制度和民主、原罪和有限政府，除了宗教不宽容，其他思想都对后来的美国政教关系发展和文化产生了影响。

³¹

光荣革命之后，北美各殖民地在政治上的变化主要有两点，一是殖民地管理大权收归英国政府，并由英王派遣官员管理；二是新教掌

²⁶ Jay P. Dolan. *the American Catholic Experience: A History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 [M]. Garden City,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INC. 1985, p.71.

²⁷ Michael Corbett, Julia Mitchell Corbett. *Politics and Relig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M].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9, p.42.

²⁸ Jay P. Dolan. *the American Catholic Experience: A History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 [M]. Garden City,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INC. 1985, p.73.

²⁹ Michael Corbett, Julia Mitchell Corbett. *Politics and Relig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M].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9, p.42.

³⁰ Jay P. Dolan. *the American Catholic Experience: A History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 [M]. Garden City,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INC. 1985, p.79.

³¹ Michael Corbett, Julia Mitchell Corbett. *Politics and Relig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M].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9, pp.35-38.

管了殖民地一应大权，并且开始利用这种政治优势对天主教进行压制，虽然同时一些新教教派也受到作为殖民地官方教会的英国圣公会的压制。

这两个变化只意味着一件事情，那就是“天主教在法律和事实上都成为一个弱势群体”。³²马里兰殖民地的当权新教徒很快就有了一系列针对天主教徒和天主教信仰的立法活动，这确立了十八世纪马里兰个人信仰的趋势，而且也加强了天主教社群宗教上顺服的特性。³³当时天主教社会干预政治的一般方法即通过上层阶级走高层路线去影响立法机关，美国第一位本土主教约翰·卡罗尔(John Carroll)个人的家庭关系可以作为这种趋势的另一个例证，卡罗尔本人出身于马里兰一个显赫的家庭，他的哥哥丹尼尔，曾经参选过大陆会议而且是签署美国宪法的两位天主徒之一，他的堂兄查尔斯是个富裕的大地产者和工业家，是签署独立宣言的唯一一位天主徒。³⁴

1789年约翰·卡罗尔成为第一位美国主教开启了美国天主教的新时代。由他确立的第一个政治先例就是教士团不能使自己陷入常见的派性政治斗争之中。卡罗尔曾说过：“我注意到，当宗教人士离开他们专长的本职转而热衷于政治事务的时候往往是自取其辱。”然而，当他感觉到天主教利益受到侵犯的时候，卡罗尔自己是很乐于涉足政界以捍卫这些利益的。³⁵这种只为自保而参政的态度是美国天主教社会对待政治的一贯态度，直到十九世纪下半期才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个时候，由于社会发生了变化，天主教开始用主动影响政治的方式来维护并增加自己的利益。

北美独立对自由和平等的追求形成了一个无法逾越的悖论：人不可能一边反抗政治压迫和暴政，一边又对别人进行政治压迫实施暴政。信仰天主教的美国人同样必须得到平等的公民权利。这个悖论在涉及到奴隶制问题时尤其明显，并且由于这个矛盾无限发展到美国人无法回避又无法承受从而引发了内战。在这样的“政治正确”之下，天主教徒从政府和法律那里得到了尊重和保护，虽然在社会生活中仍然不免受到新教社会的歧视。

进入十九世纪之后，美国迎来了一轮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移民

³² Jay P. Dolan. *the American Catholic Experience: A History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 [M]. Garden City,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INC. 1985, p.84.

³³ Jay P. Dolan. *the American Catholic Experience: A History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 [M]. Garden City,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INC. 1985, pp.84-85.

³⁴ Chester Gillis. *Roman Catholicism in America.*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56.

³⁵ Timothy A. Byrnes. *Catholic Bishops in American Politics.* [M].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13.

潮，大量涌入的移民改变了美国的面貌，同样也大大改变了天主教社会的面貌，因为移民中的很大一部分就是天主教徒。移民潮的第一个高潮就是“马铃薯饥荒”后的爱尔兰移民潮，据统计，从 1820 年到 1920 年间，共有 430 万爱尔兰人移居美国，其中，仅在 1850 年到 1920 年间就有 330 万爱尔兰人移民来到美国，³⁶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天主教徒。在同一时期，德国人也大量移居美国，在 1820 年到 1920 年间，约有 550 万德国人移居美国，仅在十九世纪的后四十年里，从 1860 年到 1900 年，就有约 150 万德国人来到美国，在移民最高峰的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仅仅十年间就有近 150 万德国人来到美国，所有德国移民中约三成是天主教徒，也就是说在 1820 年到 1920 年间约有 165 万德国天主徒移居美国。³⁷移民们繁衍生息，渐渐成为美国的一个主要部分，根据 1990 年的人口统计，美国最大的族裔是德裔，总共有约 5790 万美国人声称其“祖先或种族本源”是德国人，占总人口的 23.3%，与此相对应的是，有 3870 万人声称自己是爱尔兰人的后裔，占总人口的 15.6%，这是第二大族群，占第三位的是英格兰人后裔，有 3270 万，占总人口的 13.1%。³⁸美国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英国式新教国家。

在移民潮中还有很多来中欧洲其他地区的天主徒移入美国，比如波兰人、意大利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立陶宛人等，他们的人数比不上爱尔兰人和德国天主徒，但也是美国天主教社会发展中所不可忽视的力量。

正如前文所述，当“政治正确”与现实生活的矛盾日益加剧到美国人无法回避又无法承受的时候，内战就爆发了。对于美国的大部分教派而言，内战是痛苦分裂的开始，除了那些太小以至于没有什么能够拿到全国层面来分裂的宗派以外，美国的新教主流教派普遍因为奴隶制问题而发生分裂，如分裂为美国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 United States)和美国全国长老联合会(United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的长老派，以及分裂为美南浸礼会(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和美国浸礼会(American Baptist Churches)的浸礼宗，还有因为南方教友坚持奴隶制而独立为美南监

³⁶ Jay P. Dolan. *the American Catholic Experience: A History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 [M]. Garden City,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INC. 1985, p.128.

³⁷ Jay P. Dolan. *the American Catholic Experience: A History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 [M]. Garden City,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INC. 1985, p.130.

³⁸ Willi Paul Adams. *the German-Americans: An Ethnic Experience.* [M]. Max Kade German-American Center, IUPUI; American edition. 1993. 这里用的是网络资源：<http://www-lib.iupui.edu/collections/kade/adams/preface.html> 2007-8-14 (印第安纳大学和普杜大学联校印第安纳波利斯校区图书馆)。

理会(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的循道宗。³⁹虽然天主教内部也因为奴隶制问题而发生过激烈的争吵，但是教会仍然避免了组织上的分裂，这也许可以看作是天主教社会内部凝聚力的表现：争吵着团结在一起。实际上，这种意见和观念的分歧很多时候是天主教社会内部的常态，但是，天主教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保持着团结也是常态，这种团结是和天主教会处于信仰核心地位分不开的，教会处于信仰的核心，同时也处于整个天主教社会的核心，在等级制教会领导下的教徒群体不容易发生组织上的分裂。

内战后十九世纪剩下的岁月里，天主徒移入美国的速度大大加快，他们成为美国城乡里一个显著的群体，同时也大大加剧了原本已有的与新教社会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些矛盾引发了天主教社会对于和新教社会关系的思考和尝试，这种思考和尝试在二十世纪上半期里达到成熟。

第四节 天主教社会的融合所面临的问题

1791 年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了美国的政教分离原则，这是天主教所乐见但是又苦恼的事情，因为他们一方面可以得益于信仰自由所带来的尊重，另一方面却必须背离罗马天主教一贯的政教关系理念，因为教廷唯一能接受的政教关系就是天主教成为政权支持的国教。正是教廷的这种观念使得他们长期对美国政教关系持有一种批评态度，也对美国天主教在此问题上的立场不满，而正是教廷的这种立场又使得美国新教社会对天主教社会产生怀疑，给新教派别批评乃至歧视天主教会以口实。

此外，天主教会的等级制教阶体系也给新教徒人士以专制的印象，并且教徒要宣誓效忠于教皇，主教在各自所辖教区内拥有巨大的权力，这些都被认为是天然地会侵害民主自由这些新教所珍视的权利，这就加深了新教社会对天主教的误解和敌视。加之天主教会在历史上一向充当着迫害自由民主力量与科学思潮的反动卫道士角色，因此诸如“天主教会势必颠覆美国自由民主制度”或是“天主教移民将为教皇充当征服美国的十字军”一类的宣传，经常能够激发广泛的反天主教情绪。这种反天主教运动时不时地会在美国社会中上演，在新教自身和天主教一样认识到信仰自由和平等的真正含义之前，这种无理性的偏见仍将顽固地存在。

³⁹ Michael Corbett, Julia Mitchell Corbett. *Politics and Relig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M].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9, pp.95, 96.

除了宗教上的偏见，天主徒的移民后来者身份也使其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在 19 世纪 20 年代移民潮兴起之后，特别是在爱尔兰“马铃薯饥荒”爆发之后，大量涌入的天主徒使一些新教徒产生了就业危机感和治安危机感，社会上出现了一股顽固的反天主教浪潮。有组织的反天主教行为源于内战前南方的“一无所知党”(Know-Nothings)，十九世纪末期美国保护协会(American Protective Association)在中西部地区又重复了这种行为，并且在 20 世纪早期由三 K 党(Ku Klux Klan)达到了顶峰。⁴⁰

进入十九世纪之后，美国迎来了一轮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移民潮，他们来自欧洲的各个地方，其中有很多是天主徒，不少著作将注意力放在爱尔兰裔和德国裔天主徒身上，除了因为他们人数众多是美国天主教社会第一和第二大族群之外，还因为他们各自代表了一种天主教内部的趋势。

爱尔兰人长期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之下，懂英语，而且知道怎么在新教统治下生存，在宗教上他们恪守爱尔兰传统，尊重教会和主教权威，信赖神父。德国人则不然，他们的母语是德语，来自新教和天主教互相对峙的国家，有被歧视的经历但是没有被新教统治的生活，在宗教上他们同样恪守本国传统，平信徒比较独立于教会权威之外。

而且由于爱尔兰和德国的社会发展水平不同，爱尔兰移民和德国移民在对待美国的问题上态度也有所不同，德裔天主徒念念不忘的就是建立德裔民族教会，用德语布道，用德语教育德裔儿童，总之，是要“用语言保存信仰”“让信仰和民族性代代相传”。⁴¹不仅是德裔，那些来自非英语国家的移民如波兰人、捷克人、立陶宛人也都倾向于建立民族教会，用民族语言而不是英语布来进行道，人们强烈地希望保留其文化和信仰，他们试图达到这一目的的途径就是用其母语来举行宗教仪式，这是关键所在。⁴²爱尔兰人则在以自己信仰自豪的时候也主动提出要融入美国，天主教的美国化就是由一些爱尔兰裔或者爱尔兰籍的神职人员提出来的，如主张忠于信仰和忠于美国并举的纽约大主教约翰·休斯(1797-1864)，就是在幼年时跟随全家移民美国的。休斯试图通过树立天主徒爱国者形象来消除新教社会对天主教社会的敌视，他将支持国家的政策和对外战争与爱国主义等同起来，直到

⁴⁰ Chester Gillis. *Roman Catholicism in America*.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68.

⁴¹ Jay P. Dolan. *The American Catholic Experience: A History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 [M]. Garden City,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INC. 1985, p.162.

⁴² Jay P. Dolan. *The American Catholic Experience: A History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 [M]. Garden City,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INC. 1985, p.162.

20世纪60年代，这也将是后来绝大多数美国主教们的选择。⁴³

如何处理与美国主流社会（也就是新教社会）的关系，是所有族裔天主徒移民的共同问题，他们从各自的经历和经验出发，提出了自己的对策。应当看到，不管是德裔等族群所持的民族教会观点还是爱裔所持的美国化观点，都是在面对美国新教社会的歧视敌意后的做出的反应，前者选择矜持地孤傲，后者选择现实地顺应；前者引发了对于分裂天主教会的担忧，后者引发了教廷对于“爱国主义”的批评；前者在新教社会看来是要自做异乡人，后者在新教社会那里却得到一定的善意回应。其他族群的天主教移民们所采取的对策也不外乎这两种，正因如此，下面我们将主要的观察视角放在德裔和爱裔身上，当然，其他族群也会在合适的时机出现在我们的视角里。

移民潮带来了许多的天主教移民，也带给他们多重身份，在这个身份认同复杂的时代，天主教社会发现自己在美国存在必须要捍卫一些事情，他们这种捍卫自己的努力开始指向大致融合在一起，尤其是经济、团体福利和价值观体系被认可这三个方面。⁴⁴天主教社会的确也是围绕这三个方面定位自己并确立和新教社会的关系的。在后文中，我们将会看到以爱裔和德裔为代表的天主教社会是如何围绕这三个目标而做出努力的，他们的努力得到了怎样的回应，以及哪些因素在这种交互运动中发挥了作用。

第二章 融合进程中天主徒移民的身份认同

对于所有的天主教移民及其后代来说，美国生活首先就要遇到一个很棘手的问题：祖国在哪里？这并非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天主徒基本都可以被看作是移民——在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应该是移居美国的后来者，美国是一个英语国家，而很多移民并非来自英语国家，他们使用各种各样的母语——除了英语；美国大体而言可以称之为一个基督教国家——确切地说是新教国家，而这些移民的信仰却是和梵蒂冈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更为复杂的是，虽然可以用天主徒这个宗教上的标志将他们区分和归类，但是欧洲各个不同的母国给这种统一的信仰增添了许多不同的理解，这就形成了各个民族不同的信仰习惯，天主教移民们分散地统一在天主教会之下。来到美国的天主徒移民们逐

⁴³ 彭小瑜：“缓慢的转弯和前进——罗马天主教之接受政教分离的美国个案”[A]，见：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第二辑)：多元一体的美国宗教》[C]，北京：时事出版社2004年版，第25页。

⁴⁴ Mary T. Hanna. *Catholics and American Politics*. [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208.

渐认识到他们必须在母国和美国之间选择一个作为自己的祖国，虽然有时这种选择并不是令人愉悦的，但是这却是天主教社会与美国新教社会融合所必须的基础。

第一节 认同美国作为祖国的过程

天主徒移民及其后裔们选择美国作为自己的祖国并不是一件水到渠成般的事情，相反，这是一个有着曲折和苦闷的过程。虽然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天主教人口已经占到了总人口的六分之一，但是天主徒对美国的忠诚仍然不时被置疑，他们仍然被视作“外国人”，德裔是这种怀疑情绪的第一个牺牲品。

1915 年的卢西塔尼亚号事件使得德国成为美国敌人的可能大大增加，相应地，德裔也就渐渐成为美国主流社会怀疑的对象。同样是在 1915 年，新三 K 党组织成立了，它仍然沿用三 K 党的名称，此组织奉行种族主义、反天主教主义和本土主义，并且在一些地方涉及私刑和其他暴力行为。正是由三 K 党掀起了反天主教运动的最后一波高潮。即是德裔又是天主徒的德裔天主徒是这种受害妄想症的双重受害者。

反德裔的一个举措就是强烈反对德裔对德语的保留，德裔不分信仰一贯将德语视作一种“与上帝交流的语言”，⁴⁵而且还是“祖辈思想所凝结而成的字词”，⁴⁶共同的语言在美国德裔社会的形成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双语群体社区的出现使天主教移民产生一种“我们是一起的”的想象，并将其与周围社群区分开来，他们分享这一独特小社群的伦理价值观和思想价值体系，习于此并以之自豪，他们与其周边社会保持一种善意的距离，一种光荣的孤立。但是在由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引起的爱国疯狂和对德仇恨面前，这种对母语的骄傲迅速地被一种害怕成为公敌的恐惧和焦虑所取代，德语教学在一战结束前几乎完全从公立学校课程中消失，德语报刊改成英语或者停刊，甚至私人交流中使用德语都受到限制，一批带有德国风格的名称也改了，连“德国酸菜”都改名为“自由大白菜”。与此相对应，英语在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成为德裔社区普遍接受且经常使用的语言。美国社会不但要求德裔改说英语，而且要求他们必须彻底忘记德国，一名参

⁴⁵ Jay P. Dolan. *the American Catholic Experience: A History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 [M]. Garden City,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INC. 1985, p.168.

⁴⁶ Willi Paul Adams, *the German-Americans: An Ethnic Experience.* [M]. Max Kade German-American Center, IUPUI: American edition. 1993. 这里用的是网络资源：<http://www-lib.iupui.edu/collections/kade/adams/chap7.html> 2007-8-14 (印第安纳大学和普杜大学联校印第安纳波利斯校区图书馆)。

议员曾公开声称：“现在没有什么真正的德裔美国人，他们统统都得是美国人。”⁴⁷这可为这种思潮做一注解。战争无疑大大加速了德裔选择美国作为祖国的进程。

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在其自传体小说《棕枝全日》(Palm Sunday)中真实表达了德裔家庭对待德语态度的巨变：“一战时期这个国家的‘反德’浪潮是如此地令我父母感到羞耻和沮丧，以至于他们决定在抚养我的时候不要求我学习祖先所热爱的语言或文学或音乐或口传家史。他们使我没有德意志民族意识，以此作为效忠于这个国家的最好证明。”⁴⁸这是一种精神依赖和现实生活之间的冲突，母国和居住国之间的战争迫使所有的德裔必须做出选择，在德国和美国之间选择一个作为自己的祖国，放弃德语和德国文化正是这种选择的表现。

随着1917年美国参加协约国一方对德作战，美国的天主教社会一如既往地表现出了他们对于美国政府和美国战争的支持。天主徒们仍然像以往那样踊跃参军支持政府，尽管有着深厚爱尔兰和德国传统的美国天主教有大把的理由可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保持中立，甚至支持德国一方，但是在全国总共3,989名拒服兵役者中，只有四人是天主徒，而且根据1917年至1918年间的调查，也没有哪个教士或主教有过和平主义者的言行。有超过一百万天主徒参军服役——这个数字大大高于天主徒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⁴⁹天主徒将他们的参战看作其爱国精神和忠诚的体现，美国天主徒的战斗“不仅是为了美国而且是为了证明所有天主徒的忠诚，不论其是否生于美国”。⁵⁰天主教教士们也公开宣言支持美国的战争，大主教们在华盛顿集会并发表共同声明：“天主教徒将一如既往地团结一致为国效命，天主教教士和修女也将和以往国家遭受历次考验时他们所作的那样，以勇气、英雄行为和实际行动赢得新的赞赏和认同”。⁵¹这种政治上完全正确的爱国主义精神可以有效地反击新教社会对于天主徒忠诚的怀疑，同时也强化了天主教社会对美国作为祖国的认同。

⁴⁷ Paul J. Ramsey. The War against German-American Culture: The Removal of German-Language Instruction from the Indianapolis Schools, 1917–1919[J]. *Indiana Magazine of History*, XCVIII (December 2002). Indiana University, p. 295.

⁴⁸ Willi Paul Adams, <http://www-lib.iupui.edu/collections/kade/adams/chap7.html>

⁴⁹ Eric O. Hanson. *The Catholic Church in World Politics*. [M].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169.

⁵⁰ Timothy A. Byrnes, *Catholic Bishops in American Politics*. [M].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25.

⁵¹ Timothy A. Byrnes, *Catholic Bishops in American Politics*. [M].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25.

此外，天主教会和天主教组织也以不同的方式为战争服务。在1917年，一个男天主徒组织哥伦布骑士团的最高大骑士詹姆斯·富莱贺蒂(James Flaherty)成功地从政府那里获得许可，使骑士团得以作为天主徒军人的一个服务组织，在当时，只有基督教青年会(YMCA)一家有此资格。主教们也联合起来创建了“天主教战时委员会”(National Catholic War Council, NCWC)以为战争服务特别是为那些天主徒官兵服务。对于美国天主教社会来说，“战时委员会”促进了主教之间的交流，而且也提供了一个机构使得主教们可以用同一个声音向美国人民进行宣传，不论受众是否天主徒。⁵²

对于其他天主徒而言，选择踊跃参军并无任何不妥，但是对于德裔天主徒而言，这样的选择就多了一些思想上的困惑，因为德国是他们的母国，而且也是他们引以为豪的文化的根源，但是德裔仍然积极参战。德裔天主徒对于战争的态度部分源于天主徒支持政府以爱国表示忠诚的一贯立场，还有部分应归功于十九世纪以来美国天主教社会所推行的美国化政策。在爱尔兰裔天主教人士的主导之下，美国天主教社会形成了一种共识，即天主教移民应该主动融入美国新教社会之中，将天主教信仰与美国生活方式共融，这种美国化主张和美国特殊性的观点虽然被教廷加以斥责，但是毕竟已经在美国天主教社会中形成了巨大影响，强调天主徒对美国的忠诚以反击新教社会的诘难和歧视已经是美国天主教主教团的共识，德裔和爱裔的分歧其实是天主教移民应该如何对待母国的文化，而这显然不影响德裔天主徒对美国表达其认可和忠诚。

事实上，德裔——不论是新教徒还是天主徒——一直以来就是美国军队中最英勇善战的部分，众所周知，德国人的军事传统和军事技术素享盛名，他们历来被认为是最好的军人。所以，难怪乎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军队的统帅潘兴就是个来自密苏里州的德国移民后裔——虽然他是新教徒。稍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会发现更多的德裔将领，指挥美国在欧洲登陆以帮助打败德国的，正是一位具有德意志血统的将军——艾森豪威尔，他是宾夕法尼亚德国人的后裔，在美军中还有许多其他德裔高级军官，包括海军上将尼米兹和空军上将卡尔·施巴茨，后者还执行过将德国城市夷为废墟的轰炸任务。⁵³

天主徒和德裔（不论其信仰如何）以其实际行动回击了美国主流

⁵² Chester Gillis. *Roman Catholicism in America*.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69.

⁵³ 李其荣：“美国德裔人与当地民族的关系初探”[J],《世界民族》1999年第1期,第58页。

社会对其忠诚的怀疑，这种“怀疑——行动释疑”的互动模式在随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仍有体现，这也是其他族裔移民社群所将遭遇到的情况，同样，其他移民社群也选择以忠于美国的方式获得认同。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同样的忠诚疑虑再次出现了，此时的德裔，已经摆脱了一战时的“敌对国民”身份，其对美国的忠诚得到社会的认同（此处的社会，是指主流新教社会），这次被怀疑的对象成了意大利裔和日本裔美国人。意大利裔在二战中遭遇了德裔在一战中曾遭遇过的尴尬，在1940年6月，富兰克林·罗斯福谴责了墨索里尼对法国的“背后一击”，这引起了一种忧惧，这波忧惧扫过全国，使得反意情绪比以往更加显著。⁵⁴有鉴于这种侮辱和不公正的歧视，意大利裔努力以实际行动赢得政府和公众的信任与尊重。他们的努力在1942年十月的哥伦布日得到了回报，政府正式地赞赏了意裔的忠诚。⁵⁵哥伦布日是意大利裔的重要节日，选择在这一天表彰意裔的忠诚，表明美国政府对于各个族裔的特性有着充分的认识，这也是文化多元化的一个结果。

认同美国为祖国，既是一个主流社会压力下的无奈选择，也是一个价值观认同后的必然结果，这两种因素交织着出现在天主教社会的祖国选择过程之中，而且重现于此后其他一些移民族群的选择中。

第二节 母国对天主教移民社会的影响

并非只有战争才会引发天主教移民及其后裔的身份认同问题，和他们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母国，即使在和平时期也会不时地使他们产生身份认同的困惑。

移民母国和天主教移民们有着复杂而又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母国国家实力对移民在美国的地位有一定影响；基于前一个因素，移民对于母国的事务常常有着异乎寻常的关注；基于前两个因素，母国的政治、经济事务同样对于移民的美国生活同样有着巨大的影响。

马铃薯灾荒后有很多爱尔兰人来到美国，他们及其后裔构成了现在美国爱尔兰裔社群的主体。由于来自以农业为主的爱尔兰，他们大多年轻但是一无所长，而且由于是逃荒而来，大多数人除了身上的衣服几乎没有任何财产，无法承担深入美国内部所需的路费，只能留在

⁵⁴ Allan M. Winkler, *Home Front U.S.A.: America during World War II.* [M]. Arlington Heights, Illinois: Harlan Davidson, Inc. 1986, p.70.

⁵⁵ Allan M. Winkler, *Home Front U.S.A.: America during World War II.* [M]. Arlington Heights, Illinois: Harlan Davidson, Inc. 1986, p.70.

东部城市里从事一些脏、累、苦的体力工作，而且大多还是临时性的，收入不高，经济上的贫穷导致社会地位低下，贫穷和低贱使得爱尔兰人备受主流社会歧视。

在美国所遇到的歧视对他们的心理产生两种影响：一种反应是自我憎恨和民族自卑心理；另一种是自卫心理，流亡者的失落感使他们更加寻求在美国的同胞间的团结和紧密联系，互助友爱，更加寻求天主教会提供的精神安慰。而后一种反应用于他们在美国的适应过程有着持久的影响。这种失落无依感促使他们更加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形成聚居区，通过酒吧和天主教会提供的交际机会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这种流亡心态使他们分外关注爱尔兰国内的动向，使他们在美国继续保持了自己的民族认同感，爱尔兰移民关注爱尔兰民族独立运动的热情在新教美国人看来是充分表现出对外国的忠诚。这反过来又更加刺激爱尔兰裔珍视爱尔兰的一切，无比热切地希望爱尔兰独立富强，这也正是爱尔兰独立运动一直能够从美国——也就是美国爱尔兰裔社群——那里得到援助的原因。

德裔也有类似的情况。德裔对德意志传统和文化的自豪令人印象深刻，但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德意志人的德意志自豪感是随着德意志的统一和强大而逐渐成形的。拿破仑战争时期的德意志四分五裂，国破民穷，德意志文化和传统受到上层社会鄙夷，法国文化和法语则是上流社会所推崇的，知识分子的爱国精神和德意志自豪感被德意志封建诸侯们沉重地打击了，由下而上振兴德意志的希望在 1848 年彻底破灭了，很多知识分子远渡重洋来到美国，希望在美国西部的荒原中发现和建立一个“新德意志”。但是随着德国的统一和工业化的进行，德国展现出了非凡的实力，实力带来自信，德意志的文化和传统不再像过去一样被“有教养的德国人”所鄙夷，德语和德国文化逐渐取代了过去由法语和法国思想所占据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德意志精神、德意志文化、德意志传统这些精神遗产就开始变得珍贵和足以自豪了，毕竟，就普遍认知而言只有伟大的文明才能孕育强大的国家。

虽然德裔努力保持民族特色，但是他们内部并不团结，这大大削弱了维持德意志民族特色的效果。由于德意志历史的独特性，德意志移民的国家归属感不强。德裔，特别是早期德裔，更愿意强调自己的邦国属地而不是德意志本身。再加上德裔之间存在地域、宗教、语言和文化等诸多差异，这些不团结因素都不利于德裔保持传统文化努力

的巩固。德裔内部的这种分裂和各自独立现象，在民族教会、工人运动以及参与政治等事情上都有体现，在后文中我们将陆续提及。

既然母国的强大有助于提高海外苗裔的自豪与地位，那么移民们关注母国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爱尔兰裔对于爱尔兰独立有着特殊感情，这种支持在爱尔兰于 1922 年获得独立时达到顶峰，此后，由于爱尔兰裔对爱尔兰的主要关注问题——爱尔兰独立——得到解决，加上自马铃薯危机以来定居美国的爱尔兰移民第二、第三代由于经济地位的上升，成为中产阶级的比例不断加大，据统计，二十世纪初，美国爱尔兰裔的中产阶级比例从 10% 增长到 38%，而从事低收入体力劳动的爱尔兰裔比例则从 65% 下降到 36%。⁵⁶中产阶级的增长使得爱尔兰裔对美国的认同和对自身的自信不断增强，其对爱尔兰的认同也逐渐淡化，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爱尔兰不愿加入盟国对德国作战更是让很多爱尔兰裔非常失望，这都使得爱尔兰裔美国人对于爱尔兰事务的关注逐渐弱化。

德意志对于德裔而言具有同样的魔力，一战中，他们极力阻止美国对德宣战，战后，他们又千方百计地帮助德国摆脱困境，甚至拿出自己的财产为她偿还战债。⁵⁷但是从母国自身看来，那些居于美国的移民们往往又被看作是背离或者失去了德意志传统的人，一战之前，德裔美国人就常被德国同胞耻笑。美国德裔移民，尤其是在 1890 年之后，成为有教养的帝国精英们自觉轻视的对象。德裔美国人在美国广大民族融合地区的连字符经历，在德国本土被广泛地描绘出来，这种描述并不仅是以贬抑的口吻，而是近似病态地和病理学地，这种经历被认为是过度的且无可挽回的“过于”或“过度”美国化，预示着与真正德国性的悲惨的背离。⁵⁸在德国历史上，文化是构成德意志民族意识的基础，在德国统一过程中起着催化剂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使德国政治扩张主义受到扼制，也使德国民族自尊心遭受重创。20 年代美国的大众文化流行于德国社会，对德国传统文化造成了巨大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文化民族主义者、文化保守主义者对大众文化、通俗文化的兴起和繁荣进行了抵制。他们希望利用德国文化资本来定义时代精神，用德国文化对抗西方文明和美国主义，

⁵⁶ Jay P. Dolan. *the American Catholic Experience: A History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 [M]. Garden City,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INC. 1985, p.142.

⁵⁷ Stephen Thernstrom, ed. *Harvard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Ethnic Groups* [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531.

⁵⁸ Michael Ermath: Hyphenation and Hyper-Americanization: Germans of the Wilhelmine Reich View German-Americans, 1890–1914[J]. *Journal of American Ethnic History*, winter 2002, pp.34-35.

通过复兴德国文化，走向祖国复兴的道路。⁵⁹德意志民族对于自身文化的这种极强自豪感，在德裔美国人社群中也有所体现，德裔天主徒最早建立德语民族教会以保存移民及其后裔的“德国性”就是个例证。

意大利移民也有类似经历。二战期间，有约 500 万意大利移民及其后裔生活在美国，直到 1942 年，仍有约 60 万人没有归化。有很多意大利裔满怀敬意和爱戴来看待墨索里尼和“新意大利”，认为“墨索里尼是个英雄，是个超级大英雄，他另我们感觉与众不同，尤其是西西里人和卡拉布里亚人那些南方人”。⁶⁰母国的荣光也让身处海外的移民感到自豪，即使这种荣光要让他们受到一些不利影响。

母国的一些政治事务也会引起移民后裔的兴趣和参与。纳粹德国兴起后，在美国的德裔社群里引起一些关注和支持，一些具有德国血统的美国人建立了一个组织“德美协会”(German American Bund)，也被称为“新德国之友”(Friends Of The New Germany)，该组织的成员绝大多数是有德国血统的美国人。这是一个亲纳粹组织，拥有大约 25,000 名正式成员和约 8,000 名冲锋队员，还拥有一些跟希特勒青年营一样的童子军组织，该组织接受纳粹德国的秘密指导和财政支持，向其成员提供军事训练和相关活动，该组织以反闪米特主义和反共产主义为宗旨，曾多次在街头与犹太退伍军人组织发生冲突。⁶¹德美协会基本可以看作是对德国纳粹组织的模仿，而这种模仿在德裔美国人中间得到巨大支持，其原因不外乎是强大的祖国——德国——“唤醒”了那些德裔心中的德意志骄傲，创造了一种回归到传统德国和德国文化的精神需求，而纳粹则将自己塑造为这二者的现实象征。

总的说来，天主徒移民们一方面把美国作为自己的祖国和爱国主义情感的释放对象；另一方面，也并不完全否定自己和母国之间的密切关系，虽然这种关系有时会使其陷入某种不利局面，但是很少有人能够彻底摆脱其影响。

第三节 信仰和文化认同在身份认同中的作用

天主教信仰与爱国主义和美国的生活方式完美的结合，这是一些天主教教士在宣传天主教对美国的忠诚时的观点，他们认为天主教信

⁵⁹ 陈从阳、吴友法：“拥抱与抗拒——美国大众文化在魏玛共和国”[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6 年 11 月，第 772~773 页。.

⁶⁰ Allan M. Winkler, *Home Front U.S.A.: America during World War II*. [M]. Arlington Heights, Illinois: Harlan Davidson, Inc. 1986, p.70.

⁶¹ Walter Laqueur, Judith Tydor Baumel (ed.), *The Holocaust Encyclopedia*. [Z].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这里用的是网络资源：<http://www.ushmm.org/wlc/article.php?lang=en&ModuleId=10005684> 2007-08-11 (美国纳粹大屠杀纪念馆)。

仰并不影响天主徒对美国的认同，事实上，这两种认同之间是完全可以融洽相处的。有更激进的教士甚至提出美国其实是以天主教会的教义为先决条件的，教会应该热爱这样一个政体——它自己的精神的产物。⁶²

美国认同的核心内容不是族裔，而是美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即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人民主权与平等主义。美国民族的凝聚力和对国家的忠诚均以这些政治信念而非同一的历史文化为基准；爱国主义被定义为对自由民主和人性原则的维护，而不是对某一单一民族为基础的文化群体的热爱。但是要消除或者淡化那种族裔和信仰因素对于美国认同的影响，还需要时间和那些所谓“历史关头”的重大事件，天主教社群的举措还需要新教主流社会的回应，善意和肯定性的回应有助于天主教社群在其身份认同和自我定位上做出有利和正确的选择。

信仰在天主徒身份认同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起着决定移民个人心理和精神依赖的作用。知道，并且使自己是一个天主徒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关系到人对自己对社会对道德伦理和人生的看法，是界定自己所处社群的根本所在。

天主教移民一方面在母国和美国两种国籍身份认同之间达成妥协，一方面在天主教信仰和美国主流社会意识之间也达成了平衡与妥协，这两种认同的最终确立，有助于天主教社会定位自己在美国社会中的位置，也有助于他们参与美国的政治并且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展现自己的信仰和价值观。

语言、信仰和母国文化传统，这三者构成了天主教移民身份认同的基础，但是这种认同并不是单一和排他的，相反，美国社会多种族多民族共存杂居，相互间通婚逐渐变得普遍，这就使得身份认同更加复杂，因此多重承认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族群的双重文化认同是美国社会特有的文化现象，无论是在国内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还是涉及母国的对外事务上都是普遍存在的，而其产生的根源又与移民及其后裔的移民经历、创业历程以及美国的政治和文化环境等因素密切相连。每一个移民踏上美国这个土地上都要面对一个基本的文化同化过程，保持对母国的文化认同依靠族群的集体力量融入美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是实现这种文化同化过

⁶² 彭小瑜：“教会与国家关系的‘现代化’——美国天主教民族主义的兴衰”[A]，见：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现代化研究(第二辑)》[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27页。

程的必要条件，成功实现在美国社会的文化同化，推动着美国文化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现实表明，那些有着重要影响力的少数族群也正是那些在多元文化的美国社会中保持着强烈文化认同的族群。⁶³在一个多元化种族融合的社会里，人对自己归属的认识越来越难以单纯从血缘和族源加以认定，这个时候，文化和信仰这样主要基于后天的因素就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事实上，还有一个因素对于天主教移民们定位自己的身份十分有利，那就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美国的天主教移民绝大多数都是来自欧洲的白人，从种族而言与美国新教主流社会是一致的，这种种族上的一致对于天主教移民们的美国生活并非完全没有助力。爱尔兰移民在漫长的适应过程中，最早意识到这一点。在 19 世纪，爱尔兰人开始意识到强调自己的“白人肤色”对于获得更好的社会地位是相当明智的，他们“学会了美国种族的构造组成并发现了自己在其中的位置”。⁶⁴此外，黑人种族问题的存在，也使得欧裔天主徒们减轻来自新教社会的敌视，因为在黑人眼中，他们都是白人，没有区别。

同样的，由于具有一定的共同信仰基础，天主教和新教也发现自己有时会面临同样的信仰困境，天主教学者布朗森就曾发现，内战之后的一段时期天主教会所面临的主要威胁已不再是新教势力，而是资本主义物质文明高度发展与商业化浪潮、世俗化教育的扩展，导致无神论的泛滥以及公民道德水准的普遍滑坡。这已经不是天主教自己的问题了，而是整个基督教所共同面临的问题。因此，他认为天主教会应与新教联合起来，共同构筑起抵制信仰危机的精神防线。⁶⁵

第三章 融合进程在经济事务中的体现

天主教会对于社会经济事务一直抱有一种关注，因为关注人尤其是那些贫苦人民的生活一直是天主教教会的重要任务，同时也是和天主教的仁慈教义相符的，正是基于这两个原因，天主教会一直对于保障工人权益增加工人福利持积极态度。更由于天主教教义一直认为社会是个有机整体，所有的人和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和新教更强调个人主义不一样，这种思想观念常是

⁶³ 朱全红：“论美国族裔群体的双重文化认同”[J]，《学海》2006 年第 1 期，第 161 页。

⁶⁴ Danny Postel, “An interview with Noel Ignatiev”, [Interview copyright Z Magazine, 1997] 见：<http://www.zmag.org/zmag/articles/jan97postel.htm> 2007-08-17 (Z-Magazine电子期刊)。

⁶⁵ 张小龙：“爱尔兰移民与 19 世纪美国天主教”[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5 卷第 3 期 2004 年 6 月，第 35 页。

天主教支持社会改良计划的理论基础。⁶⁶

第一节 工人运动中的融合

天主教会一直就支持工人有自由组织起来捍卫自己利益的权力，并且也支持工人通过组织起来对于企业管理发表自己的看法。主教团并非想看到资本主义制度演化为集体主义制度或社会主义制度，但是他们批判了资本主义体制内存在的三个主要问题：生产和分配都是无效率的浪费的；大多数工人的收入不到应当水平；与此同时有特权的少数人的收入却“毫无必要地高”。⁶⁷正是出于这种认识，教会对于工人运动抱有一定的同情。

虽然教会同情工人，支持工人为自己的福利而斗争，但是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却抱有极大的警惕和敌意，这种敌意在 1891 年的教皇通谕《新事物》(*Rerum Novarum*)中就可以看出来。教皇列奥十三(Pope Leo XIII)在《新事物》中批评了资本主义，指责工业造成了对大多数人的剥削，认为“资本积聚在少数人手里，大多数人却陷于贫困”，因此，工人有权利获得能使自己维持和恢复劳动能力并使全家过体面生活的工资，他们“作为人的尊严”应当受到尊重，否则就是“不公正”的；通谕攻击社会主义者，认为他们“唆使无产者反对富人，以为把所有财产从个人转交给集体就可以消除这些弊病”并且“用暴力侵犯合法的有产者”，这样反而会使劳动者自己受害，“其至会使国家陷于瓦解”；作为解决办法，通谕号召强力政府采取行动以保护其人民免受这种剥削。⁶⁸这个通谕体现了教廷对社会事务的关注，也是教廷政治思想上一次意义深远的变革，使教会日益关注民生事务。1931 年，教皇庇护十一(Pope Pius XI)发表了纪念 1891 年通谕的《四十周年》(*Quadragesimo Anno*)，在这个通谕中，他认为“共产主义教导和寻求两个目的：无情的阶级斗争和绝对地消灭私有财产。这些目的都不是要通过秘密的或隐蔽的做法来达到，而是要公然地、公开地并且是要使用一切可能的和所有的方法来达到，即使是那些最暴力的办法也不例外”；“社会主义无论是作为学说还是作为历史现象或运动，其谕基督教的教义仍旧是不可调和的，否则它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了。社会主义的社会观与基督教的社会

⁶⁶ Michael Corbett, Julia Mitchell Corbett. *Politics and Relig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M].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9, p.101.

⁶⁷ Michael Corbett, Julia Mitchell Corbett. *Politics and Relig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M].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9, p.101.

⁶⁸ 教皇列奥十三，“新事物”[Z], http://www.vatican.va/holy_father/leo_xiii/encyclicals/documents/hf_l-xiii_en_c_15051891_rerum-novarum_en.html 2007-08-17 (梵蒂冈官方网站)。

观是不可调和的”。⁶⁹在这种教义指导下，美国天主教会对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也一直持反对态度。

十九世纪后半期兴起的“劳动骑士团”是美国第一个全国性工会组织，其中大多数成员都是天主徒，受天主教会影响很深，但是它不能被认为是天主教的工会。

20年代初，已经组织起来的劳工似乎比以往更加强大。但苏俄的共产主义革命却引发了一场“红色恐怖”，即害怕革命也会在美国爆发。此时，全国许多地区的工人正在为争取提高工资而举行罢工。一些美国人认为领导这些罢工的是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在进步时代，公众曾倾向于同情劳工，此时却因为害怕共产主义革命而恐惧、憎恨工人运动，工人运动陷入低潮。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美国主教对工会运动的态度逐渐变化，更多地支持劳工争取权益的斗争，甚至驳斥那些将工会和共产主义混为一谈的议论。他们开始意识到，教会必须和穷人站在一起。

天主教的教义和宗教组织形式都强调等级、秩序和服从，这种特性也影响到天主教劳工组织，团结、有组织和服从也是天主教老公组织的特点，这一点在爱尔兰裔为主的天主教劳工组织中显得更加明显。这种服从性一方面来自爱尔兰裔天主教传统，其传统就是一贯依赖教会信赖教士，服从教会的领导，这使爱尔兰人有一种服从权威的习性；另一方面，来到美国的爱尔兰移民大都来自农业社会，容易以地域和亲缘关系团结在一起，这种团结性很容易在工人运动中体现出来；此外，来到美国的移民在就业时，大多通过同胞工头的组织而从事一些重体力劳动，对于身无一技的移民而言，这通常被视作一种家长制形式下的特殊照顾，因此很容易对工头产生服从与尊重心理，这种“收买——忠诚”的组织与领导模式在工人运动中同样会表现出来并且起到重要的作用，而且这种模式在爱尔兰裔参与政治时会表现得更加强烈。

爱尔兰裔富于团结性和组织性，此外由于工资普遍较低而且开销大（很多人需要寄钱给爱尔兰亲属），对经济问题特别敏感，因此在工人运动中爱尔兰裔劳工不仅积极参加，而且表现出很强的宣传鼓动和组织领导能力。1890-1920年间，爱裔劳工在劳工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中占有“惊人”的主导地位，在当时，

⁶⁹ 教皇庇护十一，“四十周年”[Z], http://www.vatican.va/holy_father/pius_xi/encyclicals/documents/hf_p-xi_enc_19310515_quadragesimo-anno_en.html 2007-08-17 (梵蒂冈官方网站)。

美国所有参加工会组织的工人中有 75% 的人是劳工联合会成员。⁷⁰据统计，1900-1920 年间，在劳联及其下属的 110 个组织中，有 50 个组织的主席或高层领导人有爱尔兰血统，而当时，爱尔兰出生者及其后辈中的男性劳动力仅占全美男性劳动力的 1/13。⁷¹爱尔兰裔浓厚的改良主义倾向也深深地影响了劳联，开始主张阶级合作，成为改良主义的新堡垒。

作为天主教社会中的第二大族裔，德裔在劳工运动中没有表现出与其人口规模相符的影响力，这有多重原因。

首先，德国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进行工业化，工业化初期之前来到美国的移民大都是些农业人口，他们大多移居美国内陆从事农业生产，而且大多是独立农场主，对他们而言，工人运动并不是非常重要的事务；二十世纪初来到美国的德国移民多为熟练工人，其时，德国正越来越工业化，需要大量劳工，移民到外国的人数显著下降，在这期间来到美国的人大多为寻求更好工作的未婚产业工人，他们来美国是为了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而对于他们而言，更好的工作机会往往是比较容易获得的。⁷²一般而言，熟练技术工人因为地位和收入较高，往往不太热衷于工人运动，因此在工人运动中并不容易成为主力。在英国的工人运动中同样可以发现这一特征。

其次，德国盛产工人运动思想家，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拉萨尔、波恩斯坦，他们不是德国人就是有德国血统，而且都对德国产生了重要影响，纷杂的工人运动理论势必使得德裔在工人运动中的各持己见和分裂——这似乎可以看作就是德国工人运动的一个缩影，马克思主义、拉萨尔主义、无政府主义、修正主义各自影响着工人中的一部分人，并且让他们对其他的思想和主义嗤之以鼻。而爱尔兰裔则大多信奉改良主义。

再次，德裔有着德意志传统的个人主义传统，不重视联合；重视个人精神追求，对于政治大多持敬而远之的态度。德裔的这些特性在参与政治这件事情上同样表现得淋漓尽致，在下一章里我们将会继续发现这一特性及其对天主教参政的影响。

作为一种超越民族、种族和信仰的运动，工人运动不可避免地

⁷⁰ David N. Doyle, The Irish and American Labour, 1880-1920, in Saothar[J]. *Journal of the Irish Labor History Society*, 1 (1975), pp.42-53.

⁷¹ David N. Doyle, Unestablished Irishmen: New Immigrants and Industrial America, 1870- 1910[A], in Dirk Hoerder (ed.), *American Labor and Immigration History, 1877-1920's: Recent European Research*[C],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3, p.193.

⁷² Jay P. Dolan. *the American Catholic Experience: A History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 [M]. Garden City,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INC. 1985, pp.130-131.

会产生一种跨种族跨教派的趋势，这种趋势为一些天主教人士所认识并且顺应。

虽然最早的全国性工人组织“劳动骑士团”中天主徒占大多数，但是该组织也并不能就被看作是天主教的劳工组织，事实上，纯粹的天主教劳工组织几乎没有。即使爱尔兰裔天主徒在美国最大的劳工组织美国劳工联合会中占据了大量中层和车间级别管理职位，这个组织仍然是泛教派和多种族的工人组织。在一个需要广泛参与和支持的政治活动中，过分强调单个族群或团体的色彩，是不足以形成广泛而强大的社会政治压力的。

第二节 大萧条时代的融合

天主教教会对于人民福利一贯抱有一种深切地关心，早在 1919 年教会就通过了社会重建主教团计划，对工人待遇和权利以及经济正义提出了一些基于人道主义的看法，并且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组织：天主教全国福利委员会(NCWC: National Catholic Welfare Conference)以促成这种关注。1917 年美国的主教们成立了天主教全国战时委员会(National Catholic War Council)以为战争服务，战争结束的 1919 年，为了响应教皇本笃十五对主教团的号召，以致力于和平和社会正义，主教们组建了天主教全国福利委员会(NCWC: National Catholic Welfare Council)，这是美国主教团的年会和常务秘书处，一位保禄会教士约翰·伯克神父当选为第一任秘书长，委员会下设五个部门：社会活动、教育、出版、法律和平信徒组织。1922 年，在与教廷争论之后，委员会更名为天主教全国福利讨论会(NCWC: National Catholic Welfare Conference)，以彰显其咨询属性。该组织一直活动到 1966 年，其后，为全国天主教主教讨论会(NCCB: National Conference of Catholic Bishops)和美国天主教讨论会(USCC: United States Catholic Conference)所取代，这两个组织各有分工，前者主要关注教会内部事务，而后者承担更大范围的社会事务，这两个组织在 2001 年又重新合并成为美国全国天主教主教讨论会(USCCB: United States Conference of Catholic Bishops)。⁷³这些天主教教会组织对于社会民生的关注是一贯而持续的，并不因组织结构和名称的变革而动摇。

应当看到，此时教会的观点仍然没有超出传统的工人权利范畴，

⁷³ 美国天主教历史研究中心和天主教大学档案馆，“天主教全国福利讨论会原始手稿收藏介绍”，[Z]，<http://libraries.cua.edu/achrcua/ncwc.html> 2007-07-02（美国天主教大学图书馆）。

关注工人的劳动保障和工资待遇，保护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这与当时社会的主流看法是一致的。不过主教们长期倾向于强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威胁，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对比较激进的社会改革缺少热情。在他们眼里，温和的社会改良有助于抵御共产主义。

整个美国的宗教界在二十年代之后进入一个低迷期，期间虽然有 1926 年芝加哥百万天主徒圣餐礼这样隆重而巨大的宗教集会，但是 20 年代禁酒立法后的一系列反禁酒斗争已经昭示着个人虔信与遵从教会教导之间的某种疏离，1929 年大萧条的到来迅速改变了美国的宗教状况，大萧条对宗教界而言并不仅仅意味着物质上的贫困，也意味着信徒在精神上的迷茫。在这种空前的危机面前，教会应当如何为那些痛苦而迷茫的信徒服务，教会应当做些什么来帮助信徒度过难关，这些都是摆在教会面前的首要问题。这个问题并非只有天主教会才面对，其他一些新教教会同样也面临着这种问题。

在一开始的时候，教会面对大萧条仍然抱着过去的那种观念：经济总有波动，会很快恢复的，失业的工人自身也必须负一定的责任。这也是当时社会的一般看法。但是随着危机逐渐地扩大和持续，这种观点越来越受到置疑。天主教会逐渐认识到了大萧条与以往的经济危机的极大不同，他们开始着手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物质援助，同时，也开始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

很快，他们发现已经有人想出了办法，那就是富兰克林·德诺拉·罗斯福(FDR: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在罗斯福的竞选中，天主教社会给予大力支持，这体现了天主教社会尤其是爱裔天主徒族群在政治上的一贯态度：无条件支持民主党，也体现了天主教社会在美国政治中的一贯举措：走高层路线，通过影响政治来改变自己的处境。这种天主教—民主党联盟为罗斯福的四次竞选胜利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罗斯福陆续推出一系列措施，即后来所称之为“新政”的一揽子计划。这些计划的根本是要建立起国家政府对于公民个人福利的责任，这是一种完全超出以往人们观念和认知水平的举动，它对于帮助美国人民度过经济危机重新树立信心大有好处，同时，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宗教般仁慈关爱精神在世俗政治中的体现，因此，新政得到了天主教社会的普遍欢迎。

一些天主徒也自发组织起来，为大众服务，如多萝西·黛依

(Dorothy Day)。黛依是一个皈依者，在她于 1927 年从天主教那里寻找到精神家园之前，她过着一种不能说很值得赞赏的生活，1932 年，她遇到了彼得·默林(Peter Maurin)，虽然在政治和教会的看法上有所不同，他们仍建立了持久的友谊。1933 年 5 月，他们创办了一份报纸《天主教工作者》(*Catholic Worker*)，报纸只卖一美分一份，在二战前，发行量达到 20 万份。他们还一起建设了收容无家可归者的济贫屋和农场，从此开始了延续至今的天主教工作者运动。这份刊物和分布在美国各地的济贫屋成为该运动的组织基石。黛依的目的是展示一种信仰、态度和生活方式。⁷⁴黛依认为帮助工人获得经济利益是正义的事业，即便是共产党人也在做这方面的努力，她同时还相信，自己和同伴们积极参与罢工活动有助于唤醒工人的宗教觉悟。⁷⁵多萝西·黛依对于穷人的认同只有同世纪的特蕾莎修女可以媲美。

⁷⁶

在新政中，天主教社会和新教社会有着广泛而紧密的联合，不论是支持新政的自由派人士还是批评新政的保守派人士，他们都发现自己可以跨越宗教信仰寻找到志同道合的同伴，这对于泛教派合作和超越宗教局限是个非常有益的经验。这种情况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的一系列政治和社会运动中将反复重现，并且，在不同的问题之间，盟友将会是经常变换的，此一问题上的盟友很有可能会是另一问题上的反对者，而原来的反对者则可能会成为新盟友。这种情况对于天主教社会而言是很有利的，这意味着他们随时都可以找到盟友避免孤立，而对于政治事务而言，将问题提高到超越教派和种族层面并且“诉诸那些为社会所广泛接受的观念”是非常必要的。

大萧条和随之而来的新政，使天主教改变了以往对福利的那种简单而浅显的认识，同时也使他们开始从更广泛的范围来认识人们的权利，这使得他们在随后的民权运动和越战中持更积极和主动的态度。天主教社会在新政问题上因政治观念分化同时与新教社会因政治观念产生跨教派的联合，这两种情况使得天主教社会体验到了教派、种族、阶层在社会政治事务上的分化与重新组合，对于日后天主教社会参与政治活动而言，这种体验是非常宝贵的。

⁷⁴ Dorothy Day, "To Our Readers". [N]. (Reprinted from *The Catholic Worker*, May 1933, 4(First Issue))
<http://www.catholicworker.com/cwo016.htm> 2007-08-17 (天主教工作者官方网站)。

⁷⁵ 彭小瑜：“一个激进者的皈依——多萝西·戴的思想和行动”[J],《历史研究》2005 年第 2 期, 第 149~150 页。

⁷⁶ Chester Gillis. *Roman Catholicism in America*.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73.

第四章 融合进程在政治事务中的体现

政教关系一直是困扰美国天主教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在天主教教廷看来，唯一正确的政教关系就是天主教成为政权支持的国教，以在这种观念支配下的眼光看来，美国的政教关系显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而对于美国天主教社会在此问题上的妥协和辩护，教廷显然并不接受。美国天主教一方面受到教廷的这种指责，另一方面又因为教廷的这种态度而受到美国主流新教社会的怀疑和攻击，正是在这种两面夹击的情况下，美国天主教人士开始思考天主教在美国政治中的定位问题。他们发现，单纯以美国例外论来辩护无济于事，这两种观念根本是无法调和的，要摆脱这一困境，他们需要新的思路也就是消除这个问题本身，换言之，也就是创造新的对政教关系的解释。在天主教社会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之前，他们已经发现自己需要参与政治——如果不是要利用政治的话至少也须顺应之，通过参与政治来维护天主教族群这样一个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

第一节 天主教与新教在政教关系观念上的合流

美国的政治实际为天主教参与政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一点是美国天主教早已发现的，但是却不为教廷所承认。教皇列奥十三的1895年通谕中就认为教会的繁荣昌盛只能完全归功于上帝所赋予教会的生命力，如果教会不仅是自由的，而且还得到法律上的优惠待遇和公共权威的特别支持，她会结出更多的果实。⁷⁷这实际还是认为美国的政教现状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教会的正道还是国教模式。

出于担心遭受到英国国教那样的宗教专制，美国的建立者们通过一系列完备而周密的法律和制度建立了一整套政治体系，这套体系贯穿着自由和平等的精神，正是基于这样的精神，他们确立了信仰自由的原则。正是由于这种信仰的权利得到美国法律和政府的保护，天主教信仰才在早期数量极其悬殊的新教社会包围中得以生存下来，同时也使得天主教社会早早地认识到支持政府和保护自己二者之间的紧密关系。

美国天主教会人士对于天主教和美国以及美国政治的关系进行了一系列探索，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约翰·休斯(John Hughes)和约

⁷⁷ 教皇列奥十三，“久远”，[Z]，http://www.vatican.va/holy_father/leo_xiii/encyclicals/documents/hf_l-xiii_en_c_06011895_longinqua_en.html 2007-08-17 (梵蒂冈官方网站)。

翰·默里(John C. Murray)就是他们的代表。

约翰·休斯是从爱尔兰迁入美国的第一代移民，十九世纪早期在美国本土接受神学教育并获得圣品，他在和新教人士的激烈论战中逐步完善了自己的思想，对天主教移民融入美国文化和接受美国生活方式有自己的看法。休斯强调爱国主义和天主教移民所应享有的平等公民权利，将忠于上帝和忠于国家统一起来，同时他努力回避传统的天主教国教观。休斯同时强调秩序，认为秩序构成自由的基础，他以崇拜美国革命为基础，进而尊重美国宪法和既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更进而怀疑激进的社会变革主张，反对暴力革命，主张渐进的社会改良，在休斯心目中，天主教移民爱美国所要接受的自由和民主不是当时欧洲流行的那种激进社会革命，而是独立战争以后以宪法为基础所建立的美国生活方式，其中包括通过参与民主政治来捍卫和促进自己的正当权益。⁷⁸

约翰·默里是二十世纪美国重要的天主教思想家，在40年代的一系列文章中展现了她的政教思想。在默里看来，美国宪法和传统是解决现代政教关系的最好模式，默里认为美国政治的三条基本原则和天主教会对于政教关系传统的三条基本原则是完全可以和谐统一起来的，美国政治的基本原则是国家的性质、功能和目的是非宗教的，国家在有限的程度上与教会有合作的义务，国家借助民主的方式令自己的法律和上帝的律法保持一致。⁷⁹而天主教会的三个政教关系原则是教会的自由，教会教导与国家法律的和谐以及教会和国家的合作，⁸⁰这三点在美国的政治制度下都可以得到很好的保证，而且这三条原则实际上也肯定了上述美国政治原则。他呼吁教皇不应当仅仅承认美国社会多教派存在的事实，同时应当承认这种体系自身的优越性，他还认为，美国传统对罗马天主教传统是有价值的。他的这种观点遭到了天主教内部保守派人士的猛烈抨击，耶稣会上层为避免这种争论引发更大的争议，于1955年7月劝告默里暂时停止写作和发表讨论教会与国家关系的文章，但是希望“时间会带来变化”。⁸¹1958年教皇约翰二十三世的继位带来了这种变化，默里成为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公报《宗教自由宣言》(*Dignitatis humanae*)

⁷⁸ 彭小瑜：“缓慢的转弯和前进——罗马天主教之接受政教分离的美国个案”[A]，见：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第二辑)：多元一体的美国宗教》[C]，北京：时事出版社2004年版，第29~30页。

⁷⁹ 彭小瑜：“教会与国家关系的‘现代化’——美国天主教民族主义的兴衰”[A]，见：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现代化研究(第二辑)》[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37页。

⁸⁰ 彭小瑜，2004年版，第35~36页。

⁸¹ 彭小瑜，2003年版，第138页。

的主要撰写者，由默里所系统阐述的美国天主教会在政教关系上的历史经验和观点从此成为了罗马教廷和整个普世教会正统教义的组成部分，这实际也就是对于美国政教关系和美国天主教会的政治思想以及美国天主教社会的认同。

天主教社会所关注的利益很广泛，但是其中最重要最根本的利益就是争取社会对天主教伦理价值观的认可，很少有事务可以引起整个天主教社会关注，但是那些涉及天主教信仰伦理价值观的事务却总是可以引起广泛而持久的关注，并且总是可以起到把天主教社会团结起来的作用，比如教育以及在 20 世纪 50 年代后逐渐凸现出来的反堕胎运动和反越战运动。

第二节 天主教参与政治的方式

天主教社会——教会、主教团、平信徒个人或团体——参与政治的方式各有不同。

一、一些高级教士或处于社会上层的平信徒，以其个人因素而得以跻身政府高层，或者对高层人士施加影响，这可以称之为高层路线，这是天主教参政的常见方式，也是大多数时期的唯一方式。这种方式大多有效，大概可以追溯到耶稣会时期，那时耶稣会士们力图通过影响权贵来阻止新教的扩散，这种围绕政府高层展开政治活动的习惯和日后天主教的熟练游说技能之间不能说没有一点关系。

从斯图亚王朝时期的詹姆斯二世到北美殖民地开拓时期的巴尔的摩勋爵塞弗尔·卡尔弗特以及此后的许多岁月里，高层路线都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二十世纪上半叶里，这种情形同样出现，有多位天主教人士，他们对于新政的制定与实施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如“社会重建主教计划”的制订者约翰·莱恩阁下(Msgr. John A. Ryan)就常常因为他和罗斯福的私人关系和对他的坚定支持而被称为“新政大师”。⁸²肯尼迪总统的父亲约瑟夫·肯尼迪(Joseph P. Kennedy, Sr.)就是罗斯福 1932 年竞选班子里的一员，他同时还出任了罗斯福第一任内阁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老肯尼迪当时是民主党和爱尔兰裔的领袖。同时，一些高阶教士也为罗斯福政府服务，在美国与教廷之间起着沟通与交流的作用；为教廷与美国在二战时期的合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波士顿辅理主教斯佩尔曼(George Spellman)

⁸² Chester Gillis. *Roman Catholicism in America*.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72.

在 1936 年大选结束后的第二天就安排梵蒂冈国务卿巴采利红衣主教（即后来的教皇庇护十二）秘密会见罗斯福总统，双方商讨的议题之一就是美国和梵蒂冈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但当时美国并不急于建立外交关系，相反更关心梵蒂冈与德意法西斯之间关系问题。⁸³

二、教会官方或主教团，通过发表主教牧函或布道等方式，就政治事务发表看法以影响信众，形成一种共识并通过信众在社会上反映出来，以此使自己的意见为政府或议会等权力机关所知晓。虽然美国主教团的奠基人约翰·卡罗尔反对教士们轻易涉足政治，但是他自己也经常在一些涉及到天主教社会的政治事务上发表看法。布道和牧函所最能依靠的就是那些经常来教堂并且笃信而虔诚的信徒，他们在所有信徒中所占比例并不很大，虽然坚定但是数量并不占优。教士们需要吸引那些占信徒数量大头的中间派，需要他们支持自己的观点，但是在信仰热情逐渐消退宗教逐渐成为纯个人事务的二十世纪，信徒们在社会政治事务方便并不完全和教会持相同看法，这个趋势是美国宗教界所普遍面临的问题，并非天主教所独有。在这种情况下，主教们的观点和意见往往就须照顾到大多数人的观点取向，这样的结果就是他们的意见往往是宽泛的，仅限于道德伦理层面，对于实际问题的解决并无太大帮助。

三、教会和信徒共同建立的天主教组织，作为教会参政的工具，如前文提及的天主教全国福利讨论会(NCWC)，此外还有一些针对具体问题而设立的组织，如天主教工业事务讨论会(CCIP: Catholic Conference on Industrial Problems)、天主教救济部(CRS: Catholic Relief Services)等，它们因为某个突出的事务而建立，在事情解决之后就解散或是并入其他组织之中，存在时间大多不长。

教会通过这些组织在华盛顿对权力机关——政府、议会和最高法院——进行游说，并且通过这些组织把全国的天主教徒们动员起来支持教会的观点，在这种动员中，越是跟普通信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事务越能引起他们的关注，也就越能得到他们广泛而有力的支持，反之，则很可能除了铁杆信徒无人响应。天主教组织游说的对象主要是那些议会中的天主教议员，但是在本文所观察的这个时期，大多数天主教徒政治家都有意回避自己的信仰背景。毕竟，1928 年，阿尔弗雷德·史密斯(Alfred E. Smith)就是因为自己的天主徒身份而

⁸³ 包军：“美梵关系史述评”[A]，见：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现代化研究(第二辑)》[C]，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506~507 页。

在总统竞选中败给了教友派信徒赫伯特·胡佛(Herbert C. Hoover)，当时他作为一位天主徒参加总统竞选备受新教徒敌视，尽管他自身是一位深受公众信任的政治家，但是显然新教徒们不能接受他作为总统。

作为一个天主徒，与教会观点保持一致是值得赞赏的，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家，必须超越宗教、种族的观念而用美国的眼光来看问题，国会和政治的价值观要求政治家不能过于彻底地代表某个集团的利益，即使是他自身所属的集团，而且，尽管他必须考虑到他自己选民的利益，他也必须超越这种小利而关注到公众的利益。⁸⁴尽管如此，政治人物的宗教背景仍然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因此当 1960 年肯尼迪作为一个天主徒竞选成功时，才会引起天主教社会无比的激动，虽然肯尼迪自己在竞选时极力淡化自己的天主徒身份，但这对美国天主教社会而言仍然是个非常大的鼓舞。

四、最重要的参政方式就是天主徒的选票。天主徒能够参与美国政治这是美国民主政治的重大优点，要知道，对于很多天主教移民而言，他们在母国根本就没有享受过民主权利，无论是英国殖民统治下的爱尔兰还是为诸多强国所瓜分的波兰，抑或是那些处于强国统治下的中东欧小国如立陶宛和捷克，他们在母国作为公民的权利是不完整的。除了德国 1866 年法令给予工人以普选权，就连英国对于选举权的普及也是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而美国的普选权

虽然在早期新教社会对于天主徒的选举权做出了很多限制甚至剥夺，但是在内战前，那些财产和宗教的限制纷纷被解除，白人成年男子已经实现了普选权，在十九世纪移民潮带来大量天主徒移民后，天主徒的选票就成为了政治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从内战开始，天主徒的选票就成了两党政治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1856 年的大选，民主党人布坎南取得鼓励奴隶制的爱尔兰裔的支持，赢得了大选；1860 年的大选中，共和党人林肯修改一些政策，取得大部分反对奴隶制的德裔的支持，从而成功当选。⁸⁵从 1860 年起，两大移民集团明显地站到了不同的阵营里：德意志人归于共和党，爱尔兰人归于民主党。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十九世纪末，其间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不变。⁸⁶进入二十世纪，天主徒移民的这种选举影响力仍然

⁸⁴ Mary T. Hanna. *Catholics and American Politics*. [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223.

⁸⁵ 刘文涛、杨成良：“十九世纪美国的德意志和爱尔兰移民之比较”[J].《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132页。

⁸⁶ 刘文涛、杨成良，第133页。

明显，只是其对象发生一些变化。

爱尔兰裔是天主教社会中最早认识到参政重要性的，他们也是在政治事务中发挥最大影响力的族群，他们所发挥的影响力远远大于其在人口中的比例。爱尔兰裔的这种巨大政治能量是与其族裔特性有着密切关系的。爱尔兰移民来到美国的时候大多不名一文，他们大多依靠同胞的帮助找到一份工作，因此对于工头和城市老板（city boss）充满感激，而那些城市老板也愿意帮助自己的同胞以维持这种忠诚。在选举时，这种感激和忠诚就会发挥出巨大的作用，正因如此，在很多城市爱尔兰裔都牢牢把持着大权，爱尔兰裔因此也占据了很多城市的市政工作岗位，如警察和消防员，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爱尔兰裔的农业社会背景塑造了他们的小社会封闭倾向，他们对于天主教的虔诚和对于教会的依赖培养了他们的服从精神，这种团结和服从精神使得他们很容易在政治事务上被爱尔兰领袖动员起来以一个声音说话，这种团结的力量是那些崇尚个人自由的新教社会和其他天主教族群所无法理解也无法抗拒的。爱尔兰裔因此在美国政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与此相对应，德裔天主徒在政治中的影响力就与其人口规模极不相衬，这同样和德裔的民族特性很有关系。

大多数的德裔来自德国统一之前的德意志各个邦国，破碎的国家带来的只能是破碎的地域认同，他们没有能够像留在德国的同胞一样慢慢培养起统一的德国概念，这影响了他们团结一致作为一个族群在政治事务中发挥一贯而统一的作用。德国盛产思想家，德意志的气质有一部分就是孤傲，他们更注重个人生活，不太适应那种亲戚朋友捆绑在一起的农民式团结。更重要的是，德国传统中缺乏公民参政的经历，长久的分裂和专制传统制约了公民对政治的参与，这种欠缺同样遗传给了德国移民及其后裔，使得他们对于参政比较消极和淡漠。这些因素制约了德裔在政治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影响力。

天主教政治活动的成功取决于他们能否把这种政治目的诉诸社会所普遍接受的原则，并且最大规模地动员起天主教信众，当他们成功地做到这两点时，他们能够取得非常大的政治成果，反之，则不然。

第三节 天主教社会围绕教育问题展开的政治活动

天主教社会参与政治一是为了保护他们的信仰二是要让他们的

信仰在政治中得到体现，这些体现往往与其伦理价值观和教义相联系。约翰·默里就认为政教分离和宗教自由并不妨碍平信徒个人以自己的良知指导自己的政治活动，将宗教道德观念体现在政治行为上。

在二十世纪上半期里，引起天主教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政治事务就是教育问题，确切地说是关于天主教堂区学校的地位问题。教育在天主教信仰的培养和传承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确切地说，从十九世纪开始，学校就已经取代了家庭成为最主要的教育机构，而且在该世纪中叶的时候，政治家和教育家们就已达成共识：国家资助教育服务所有儿童。⁸⁷

学校，尤其是教会学校对于天主教社会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学校里不但教授基本的听说读写能力，而且还要教授天主教教义内容，对于那些非英语族群而言，学校还要教会他们的后代他们的母语。正因如此，几乎所有族群的天主徒移民们在来到美国后的第二件合作事项就是建立堂区学校——第一件是修建教堂建立堂区。这种建校浪潮在二十世纪也同样十分显著。据统计，在1900年，美国大约有3,500所堂区学校。二十年之内，小学的数量达到了6,551所，拥有1,759,673名学生和41,581名教师。中等教育同样有大发展，在1900年，天主教社会自豪于自己有约100所中学，而到了1920年，已有超过1,500所中学。在超过两代人的时间里，登记注册的数量持续攀升。到60年代中期，全日制小学中大约有450万在校生，天主教中学里大约有100万学生。尽管教会和俗人领袖强烈的责任感使其对天主教教育保持增长，人口分布上的变化对登记注册造成了严重的冲击。挑战在于，很多学校建在市区而附近没有天主教人口支撑。而偏远地区有成千上万的潜在学生，急需建立学校。⁸⁸

天主教社会对学校——公立学校、教会学校以及主日学校等不同类型的学校——的关注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学校使用的语言。由于天主教移民来自欧洲各个国家，彼此语言风俗各异，所以他们一直都有建立民族堂区的愿望，与此相适应，堂区学校自然也是使用民族语言。移民们普遍认为，让自己的下一代使用自己的母语有助于保持他们的民族属性，也有利于传承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实际上，正是靠着公立学校连同家庭、堂区

⁸⁷ Jay P. Dolan. *the American Catholic Experience: A History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 [M]. Garden City,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INC. 1985, p.262.

⁸⁸ 美国天主教全国教育协会，“美国天主教学校简介”，[Z]，<http://www.ncea.org/about/HistoricalOverviewofCatholicSchoolsInAmerica.asp> 2007-08-17（美国天主教全国教育协会）。

学校以及教堂一起，德语才能被那些从未对德国及其语言有过亲身经历的德裔美国人后代保存下来。⁸⁹但是一战的爆发改变了这个情况，德语首先受到广泛的禁止，德语被从公立学校中剔除，使用德语而不使用英语受到广泛的批评和置疑。以最大的非英语族群德裔为例，一战期间就有人认为，德国移民通过德美联盟这样的组织来保护公立学校中德语课程和亲德课本的存在，使得学生的思想过于被亲近德国的观念所彻底浸染以至于起到了一种未加修饰的布道的作用。⁹⁰一位领导反德国文化的美国人曾警告说，德语学校是德国文化革命(*Kulturpolitik*)政策的一部分，德国多年来致力于该政策以便抚慰全世界的德国公民使其顺服于其祖国(*Vaterland*)。⁹¹

但是并非所有的非英语移民都支持母语教育，至少 1916 年就任芝加哥大主教的乔治·曼德莱恩(George Mundelein)就不这么认为。曼德莱恩是第三代美国德裔天主徒，他是个“百分百美国化”的坚定支持者，因此，他对于为不同的外语族群组建独立的民族堂区非常反感，而且他还命令其教区内的堂区学校必须使用英语作为教学的主要媒介。⁹²进入 20 年代，英语基本已成为学校教学的通用语言。

二、学校中进行天主教教育。作为信仰传承的重要环节，天主教教堂区学校对于移民子女的信仰养成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大多数移民后代是从他们的母亲那里接受了天主教信仰的初步养成，但是堂区学校作为天主教教会教育体系的一部分，它可以给予移民儿童以系统而完善的宗教培训，“纯正”他们的信仰坚定他们的信念。

对于天主教和德裔路德宗而言，堂区学校主要就是教四个 R：读(reading)、写(writing)、算术(arithmetic)和信仰(religion)。⁹³此外，作为对教会学校的补充，一些女修会会为那些没钱付学校学费的孩子开一些免费学校，所有这些学校的课程都很简单也很类似：读、写、运算还有教义问答，这就是小学教育的基本角色，在教学中进行道德和宗教训练是学校的核心目的。⁹⁴

教学内容是备受天主教社会关注的问题，作为纯洁信仰的体现，天主教保守派就坚决反对在学校中教授有关进化论的内容，宣称只

⁸⁹ Paul J. Ramsey. The War against German-American Culture: The Removal of German-Language Instruction from the Indianapolis Schools, 1917–1919[J]. *Indiana Magazine of History*, XCVIII (December 2002). Indiana University, p.290.

⁹⁰ Paul J. Ramsey, p.287.

⁹¹ Paul J. Ramsey, p.285.

⁹² Jay P. Dolan. *the American Catholic Experience: A History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 [M]. Garden City,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INC. 1985, p.300.

⁹³ Jay P. Dolan, p.242.

⁹⁴ Jay P. Dolan, p.252.

有“上帝创造人”、“女人是男人的一根肋骨”才是正确的。这种宗教保守观并非只有天主教才有，新教社会中这种宗教保守观念同样非常强大，这种宗教保守观体现在教育上就是顽固地反对教授进化论，在1925年的田纳西“猿猴诉讼案”中，宗教保守派们被媒体以一种负面的形象曝光于民众面前，使得这种对于进化论的反对大大受挫。但是出于对宗教干预的担心，很多教科书中仍然对有关进化论的内容进行了修改和删减，这也造成30年代美国进化论教育的低潮。

三、堂区学校得到政府资助。完善的教育系统需要许多的资金，足够的资金既有利于完善堂区学校的功能，也有助于扩大堂区学校的影响，更重要的是，由政府对学校进行资助可以表明政府对学校的认可，而这也就意味着对天主教社会传承天主教信仰的认可和支持。

前文提及的天主教全国福利讨论会就曾为教会学校争取政府资助而多次向国会呼吁，但是他们又反对国家完全接管教会学校，他们认为，即使是为了紧急的目的，一旦把权力交给联邦政府，让其在州里来控制教育的管理和指导，就是开始一种把国家未来的命运伴随着最坏的结果的冒险。为了怕犯错而取消人们犯错误的机会，实际上也就是取消了人们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的机会，而这本来是最有效的学习方式。⁹⁵他们还认为，信仰自由理应包括为传承这种信仰而建立学校的自由，联邦政府不应以公立化来破坏这种自由。豪希沃尔特阁下曾在国会咨询委员会上提到，美国的天主教公民拥有2,119所高中，8,017所小学，有2,399,908名在校生，这些学校都是由天主徒以自己的财力负担的，而与此同时，他们还要承担那些资助公立教育的税收。因此，天主教教会学校可以有获得联邦政府资助的资格，此外，他还认为政府资助应该有立法或规划以提供给那些真正需要的地区并且能真正有所帮助，资助应该公平地给予所有儿童不分肤色、种族和信仰，资助应扩及所有满足了义务教育要求的学校。⁹⁶在1949年，天主教全国福利讨论会的教育部门副主管威廉·麦克米伦(William E. McManus)非常有技巧地提出了资助教会学校的问题，他认为联邦政府同意或者拒绝资助非公立学校的学生既不会造就他们也不会毁了他们，但是围绕这区区数百万元，却要就

⁹⁵ The Rev. George Johnson, ph.D. (Director,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Catholic Welfare Conference). *Congressional Digest*, August-September 1934, p.218.

⁹⁶ Very Rev. Msgr. Frederick G Hochwalt(Director,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Catholic Welfare Conference). *Congressional Digest*, January 1945, p.55.

父母得权利、私立学校在民主制度下的地位以及政府和教育的关系大吵特吵，而与此同时那些拨给公立学校的巨大款项却并未加以妥善使用。⁹⁷

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天主教社会对于公费资助教会学校的长期争取，最后却是由一位天主徒总统给予了断然拒绝，肯尼迪总统还否决了美国与梵蒂冈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动议。

除了堂区学校问题，反共也是教会关注的事务，如前文所述，教会虽然同情工人和工人运动，但是却是极度反对共产主义的。1891年的《新事物》和1931年的《四十周年》两个教皇通谕都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了批评和攻击，认为社会主义会使社会瓦解，“共产主义教导和寻求两个目的：无情的阶级斗争和绝对地消灭私有财产。这些目的都不是要通过秘密的或隐蔽的做法来达到，而是要公然地、公开地并且是要使用一切可能的和所有的方法来达到，即使是那些最暴力的办法也不例外。”⁹⁸教会始终对共产主义有着极深的敌意。

第五章 结论

通过观察二十世纪前半期美国天主教社会的活动，我们可以发现天主教在美国的地位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变化体现在许多方面，它们并不是同步和连贯的，但它们确是昭示着同一个趋势，尽管要以清晰而严格的标准来界定这种变化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通过考察天主教社会在社会和政治事务中的活动，不难看出它的影响比之过去有很大的增强。

第一节 天主教与新教融合成功的体现

从1635年马里兰殖民地的建立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天主教社会在美国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他们和新教社会的融合程度进一步加深，这种加深主要体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一、天主教的信仰得到新教社会的尊重，天主徒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可，虽然这种尊重和认可在某些时候会大打折扣，但是在每一次动摇之后反而会得到更进一步的强化。正是对天主教信仰的尊重和认可，使得美国新教社会逐渐接受天主教社会对自己信仰的传承，

⁹⁷ Reverend William E. McManus(Assistant Director,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Catholic Welfare Conference). *Congressional Digest*, June 1949, p.281.

⁹⁸ 教皇庇护十一，“四十周年”，[Z], http://www.vatican.va/holy_father/pius_xi/encyclicals/documents/hf_p-xi_enc_19310515_quadragesimo-anno_en.html 2007-08-17 (梵蒂冈官方网站)。

天主教教育体系日渐被政府所接受。

二、天主教在政治中的参与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同和赞赏。这一方面表现为天主教的政治主张能够得到重视，天主教社会可以在不违背忠于国家支持政府的前提下，提出一些自己的见解和看法，而这些观点往往是和天主教宗教精神相一致的；另一方面表现为天主徒在政治中的参与越来越频繁而重要，天主徒逐渐在美国政治中取得话语权，他们选出了自己的州议员、国会议员，在1960年，他们还成功地将一位天主徒送入了白宫。

三、天主教教义和价值观得到认可。这种认可将在随后的民权运动、越战和反堕胎运动中显示出来。

这种提高是有一定前提的，那就是大多为非英国后裔的天主徒们，对于自己的身份有着理性而清楚地认识，同时对美国也有很强的国家认同和归属感。这种地位上的变化是和美国的社会状况以及天主教社会的举措分不开的。

第二节 融合得以成功的原因

在我们观察的这个时段里，天主教社会和新教社会成功地实现了融合，这种成功自有其原因，仔细分析起来，大致有以下原因：

一、美国特殊的宗教、政治社会环境是美国天主教得以发展壮大的基础。

首先，美国是一个信仰上帝的国家，宗教虽然对于上帝的理解不同，但是新教诸教派和天主教之间毕竟存在一定的一致性。天主教可以被看作是与新教相对立的一个宗教，同样也可以被看作是广泛意义上的基督教内部的一个派别，天主教与新教诸教派之间具有共同的信仰基础，这对于天主教以信仰介入政治是很大的帮助的，因为他们可以基于同样信仰基础上的道德正确的观念得到新教人士的支持。

其次，美国是一个政教分离的国家，没有官方宗教意味着所有宗教信仰都可以得到国家的保护，宗教之间在宣传自己争取信众方面是完全平等的，这就给了天主教一个公平的竞争机会，也使得天主教可以摆脱政治的控制而享有真正的独立自主，这也即是很多美国天主教人士认为美国模式才是对天主教而言最好的政教模式的原因。天主教成为国教

再次，美国自身的成长经历使得美国形成了一些独特的精神，自由、平等和民主早已是美国社会上下的共识，这种宽松的政治环

境对于天主徒参与政治极为有利，他们可以凭着自身的聪明才智在政治生活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天主徒身份并不是最大的障碍。

最后，美国是一个建立在移民和拓荒基础上的国家。移民意味着离开旧有的一切，拓荒意味着重新开始新的一切，正是这种极强烈的变化，使得天主教可以摆脱旧大陆的历史影响，重新定位自己，重新发展和新教的关系，从而不至于陷入曾经在旧大陆造成巨大痛苦的宗教对立之中。

二、天主教会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作用。

作为一个与教义相关联的宗教机构，天主教会在天主教信仰中处于核心地位，教会对天主教社会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这种引导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教会、教士在天主教社会与美国关系上的前瞻性理论探索，二是引导天主教社会在美国政治中发挥作用。

从第一位美国主教开始，美国天主教会、主教团就没有停止过对美国天主教发展的思考，他们主要关注这几个问题：美国政教关系中天主教的定位、教会的建设、信徒的世俗生活以及天主教信仰的地位。对于美国政教关系中天主教的定位，教会发现教廷认定的那种国教模式是不适合美国也是不符合美国实际的，所以教会中相当一部分神职人员认为应当尊重并且积极适应美国的政教模式，此外教会还一致认为天主教应当坚定地爱国并且支持政府。

美国天主教随着移民潮而迅速壮大，大量的天主徒移民来到美国，他们组成了许多新的社区，以此为基础建立起堂区，并且以他们母国的传统来处理堂区事务，这种情形逐渐演化成为教廷所反对的民族教会趋势，以爱尔兰裔为主的教会基于教会统一和融入美国社会两个因素对民族教会持反对态度，教会最后发现，建立美国教会是解决问题的可行之道。

教会关注天主徒的福祉，尤其是那些刚来到美国的移民，天主教会帮助他们迅速适应美国生活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这在禁酒运动中可见端倪。支持爱尔兰裔归化美国的爱尔兰神父们将爱尔兰裔天主教平信徒的酗酒习惯看作是其取得发展和融入美国文化的一大障碍，并且要求把禁酒运动作为自己事业的一大助力。⁹⁹这种做法既顺应了当时美国社会轰轰烈烈的禁酒思潮，也有利于改善爱尔兰裔一贯酗酒的不良形象，有助于他们在美国社会获得尊重。实际上酗酒的习惯也是爱尔兰移民在美国经济地位上升较慢的一个原因：

⁹⁹ Michael Corbett, Julia Mitchell Corbett. *politics and Relig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M].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9, p.99.

一些高级的技术工作很难交给一个酒鬼去做。教会同样关注那些劳工的福利，特别是在社会发生危机的时候。

教会很早就意识到，维护天主教信仰的坚定和使天主教伦理价值观为社会所尊重是紧密联系的，一个为社会所普遍尊重的宗教才会是个令人虔诚的宗教，反过来说，也一样。教会于是积极参与政治，通过影响政治来使天主教的伦理价值观为社会所认可和尊重，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教会坚定地促使政府资助天主教学校，并且在稍后的岁月里坚定地反对堕胎。

教会通过影响政治来使自己得到承认，因此，教会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他们采取各种方式来影响政治。教会主要通过在政治决策过程中对政治领导人施加影响或压力来达到目的。教会或者组织信众直接行动向当局吁请，或者以教堂布道、主教牧函等方式发表自己对于政治事务的看法，此外，教会还以其外围组织对政治机构或人物进行游说。教会需要表达自己的意见，需要对自己的主张做出宗教性解释，这种阐述是有助于引导信众发挥其政治影响力的。教会需要整合团结天主教信众，以此维护教会的权威；而信众们同样需要通过在政治中体现自己的力量来提高自己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只有团结的天主教社会才能达到这两个目的。由教会引导而团结起来的，是教会和信众共同的利益所在。

三、教廷对美国天主教的发展一直持有一种善意的肯定。

教会在天主教信仰中占有重要地位，而教会的中心就是教廷，因此教廷对于美国天主教的发展一直有着一种重要的影响，教廷和美国的关系与天主教在美国的地位这两个问题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教廷对美国天主教大体而言是秉承一种优容的态度的，在美国建国后不久，教廷就主动祝圣了一位美国主教约翰·卡罗尔，并且将美国天主教管理权交给美国教会，这奠定了美国天主教与教廷和睦关系的基础。

在困扰很多国家的主教铨叙权上，美国出于信仰自由的原则未对此有何干涉，教廷在此问题上感受到了美国的善意。教皇列奥十三在 1895 年的通谕中承认（美国的）教会没有受到宪法和国家政府的反对，没有受到任何有敌意法律的阻碍，在统一的法律和公正的法庭保护下自由地生存并且无阻碍地活动。¹⁰⁰

¹⁰⁰ 教皇列奥十三，“久远”，[Z]，http://www.vatican.va/holy_father/leo_xiii/encyclicals/documents/hf_l-xiii_enc_06011895_longinqua_en.html 2007-08-17（梵蒂冈官方网站）。

但是在教廷看来，完美的政教关系应该是天主教国教模式，因此教廷对美国的政教关系多有责难，这使得美国天主教社会受到新教社会的怀疑和指责。同样是在 1895 年的通谕中，教皇也表示官方扶持的教会才能取得其应有的地位和影响力。这实际上仍是温和而坚定地坚持天主教国教模式，教廷对美国教会未能坚持这一传统观点也多有批评，但是这种批评是温和而委婉的，教皇列奥十三在其 1899 年通谕(*Testem Benevolentiae Nostrae*)中委婉地批评了美国天主教一些自由派主教的美国化观点，他认为美国的天主教徒没有必要脱离本国文化和政治法律制度的制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天主教会可以成为普世教会之外的特殊教会，可以提倡与正统教义相违背的主张，犯下所谓美国主义的错误。¹⁰¹他并未作点名批评，也未对这种思想加以更多的定性。

四、天主徒自身采取了合理的适应对策。

对于大多数天主徒移民来说，新教美国是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但是他们成功地适应了美国的生活，并且让美国主流新教社会接受了自己。天主徒主要采取了以下一些合理的对策。

首先，他们响应教会的号召，爱国和支持政府，天主徒在一系列对外战争中都表现出了他们的爱国精神，而且直到越战，天主教社会对于美国政府的对外战争都一直持团结而支持的态度。

其次，他们通过合法途径遵循美国社会惯例来解决问题，他们主动适应美国的民主政治，通过影响政治来维护自己的权益。爱尔兰裔天主徒最早认识到政治对于改善自身处境的重要性，他们虽来自英国殖民统治下的爱尔兰没有经历过民主政治的洗礼，但是在美利坚却很快适应了这种民主制度，并且依靠族群的团结在政府和议会上展示了力量。从最早的天主教移民开始，他们对自己的弱势地位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们所作的努力都是在改变而不是否定这种弱势地位，通过合法手段和遵循社会惯例才是有效的解决途径，暴力和革命只会导致自己处境的进一步恶化，毕竟没有人会欢迎破坏性的新邻居。

再次，保持自己的信仰但并不刻意强调这一点，在劳工运动以及其他政治或社会活动中，尽量联合非天主教的力量，形成跨越种族、民族、宗教的合作，往往这种合作都会取得较好的结果。

¹⁰¹ 教皇列奥十三，“见证我们的良好愿望”，[Z]，<http://www.ewtn.com/library/PAPALDOC/L13TESTE.HTM> 2007-08-17（永恒的言语电视网）。

最后，天主徒移民及其后裔在经历了许多事件之后，对自己的身份有了更清楚的定位，在国籍、信仰、文化等诸多事项的选择中，他们选择美国国家和天主教信仰，他们独特的信仰和文化成为多元化美国文化的一部分，同样他们自己也是这种多元化美国文化的载体。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时代发展美国社会也一直出于变化之中，美国的主流新教社会同样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天主教社会的发展本身就是这种变化中最突出的一个。

第三节 融合的影响

一直以来，关于美国文化模式有“大熔炉”和“马赛克”两种看法，从天主教在美国的经历看来，“大熔炉”和“马赛克”的形式是可以并行不悖的，融合并不意味着失去自我。一方面，天主教社会及其特有的信仰、文化并没有消失在美国的新教主流社会当中，相反，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天主教也是美国主流的一部分，事实上，从20世纪初开始，天主教就已经是美国第一大教派。另一方面，虽然存在因为面临差异而更加强化自己独特属性的趋势，美国天主教仍然有一些变化，它放弃了天主教国教模式而采用美国特色的正教分离模式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此外，美国天主教社会自身也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来自不同国家的天主教移民带来了他们自己的风俗、礼仪和习惯，这些传统习俗之间的差异往往并不比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差异更小，这些不同的族群在一些问题上可以达成一致，在另一些问题上往往又各有自己的看法，事实上，在天主教内部也有着这种“大熔炉”和“马赛克”并存的情况。

宗教的世俗化、个人化和破碎化倾向在二十世纪的前半期表现得日益明显，人们考虑政治或社会事务时，更多地从世俗的观点而非神学的观点来处理，并且将个人的信仰与社会活动分开，不同的宗教观念在教会和教派内部不断出现，并且人们依照观念、种族、民族、地域、价值取向和政治立场等许多不同的标准结成团体，教会和教堂在人们信仰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边缘化。这些趋势并非独为天主教所有，实际上，它们是整个美国社会的产物，正是由于社会总体的这种变化，天主教社会才能淡化自己作为外来人的身份，而以一种“我是美国人”的心态去面对和处理社会事务。并非天主教社会因为这种美国社会的多元化而得以融入美国，而是天主教社会自己也在走向多元化，在一个文化、宗教、种族、民族都纷纷细

化碎化的时代，人们有着比以往更多的选择去看待自己和旁人。在只有新教和非新教、敌人和朋友的时代，观念容易走向极端和对立，而在一个普遍多元化的时代，人更容易寻找的朋友而不是敌人。

美国天主教社会与新教社会的这种融合正体现了这样一种社会发展的趋势，就是文化多元化和社会群体重新分割组合，社会越来越倾向个人化以个人为认同核心。同时，天主教群体作为“传统”新教美国中最大的少数派，它成功地实现了在美国社会的重新定位，与主流新教社会成功融合，这对于美国民族发展以及美国文化包容并蓄特质的形成都有深远的影响，其启示和模式仍然影响着许多“后来者”移民群体，这可以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的拉美移民群体和稍后的中东穆斯林移民群体的社会状况中看出来。

从 1634 年天主徒登陆马里兰开始，美国天主教和美国新教社会就都在寻找一种解决政治正确理论和社会尴尬现实间矛盾的办法，这个解决办法就是多元化。多元化并没有消除以往对于自己的身份认识，相反，它赋予人们更多的身份使得人们更容易在社会中寻找到多种多样的同样的身份认同。正是这种多元化的认同使得美国天主教社会和新教社会可以在经历过冲突之后适应对方，进而融合到一起，形成了特有的美国文化的主体。

由于国内相关研究尚不是非常充分，许多外文著述并没有被翻译过来，因此笔者主要依靠外文材料，还使用了一些天主教组织和研究机构的官方网站资料。此外近年还有许多相关著作问世，由于外文资料进入国内的相对滞后，笔者无法得览，实在是莫大的遗憾，更限于笔者水平，恐所述片面甚而有误，因此更期待方家能将此问题研究深入，解开谜团。

参考文献：

中文专著：

- [1] 董小川：《20世纪美国宗教与政治》[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 [2] 傅乐安编：《当代天主教》[C]，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年版。
- [3] 刘澎：《当代美国宗教》[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
- [4] [英]迈克尔·马莱特著，林东茂译：《詹姆斯二世与英国政治》[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1 版。
- [5] 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第一辑)：美国宗教的‘路线图’》[C]，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4 版。
- [6] 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第二辑)：多元一体的美国宗教》[C]，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4 版。
- [7] 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第三辑)：网络时代的宗教》[C]，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5 年版。
- [8] 张敏谦：《大觉醒：美国宗教与社会关系》[M]，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1 版。

中文期刊：

- [1] 包军：“美梵关系史述评”[A]，见：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现代化研究(第二辑)》[C]，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 版，第 497~514 页。
- [2] 陈从阳、吴友法：“拥抱与抗拒——美国大众文化在魏玛共和国”[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 59 卷第 6 期 2006 年 11 月，第 768~774 页。
- [3] 董小川：“美国宗教民族主义的历史省察”[J]，《史学集刊》2002 年第 1 期，第 61~70 页。
- [4] 高媛：“‘世俗化处境中的基督宗教’学术研讨会述要”[J]，《国外社会科学》2003 年第 2 期，第 86~88 页。
- [5] 李爱慧：“东欧犹太移民的涌入与美国反犹太主义的激化(1880-1920)”[J]，《历史教学》2005 年 12 期，第 35~39 页。
- [6] 李其荣：“美国爱尔兰人的文化适应与文化冲突”[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 年 11 月第 37 卷第 6 期，第 78~84 页。

- [7] 李其荣：“美国德裔人与当地民族的关系初探”[J],《世界民族》1999年第1期,第54~61页。
- [8] 刘金源：“爱尔兰问题在一战期间的发展”[J],《世界历史》1999年第4期,第49~55页。
- [9] 刘澎：“美国的政教关系”[J],《美国研究》2001年第3期,第83~102页。
- [10] 刘澎：“美国宗教团体的社会资本”[J],《美国研究》2005年第1期,第37~57页。
- [11] 吕其昌：“美国宗教及其对政治的影响”[J],《国际论坛》2003年1月第5卷第1期,第68~71页。
- [12] 刘文涛、杨成良：“十九世纪美国的德意志和爱尔兰移民之比较”[J],《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128~139页。
- [13] 潘剑：“宗教对美国政治的影响”[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2年1月第21卷第1期,第113~116页。
- [14] 彭小瑜：“教会与国家关系的‘现代化’——美国天主教民族主义的兴衰”[A],见：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现代化研究(第二辑)》[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版,第115~149页。
- [15] 彭小瑜：“缓慢的转弯和前进——罗马天主教之接受政教分离的美国个案”[A],见：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第二辑)：多元一体的美国宗教》[C],北京：时事出版社2004版,第1~44页。
- [16] 彭小瑜：“罗马天主教语境中的美国历史和民族——奥雷斯蒂斯·布朗森论移民的美国化”[J],《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第114~130页。
- [17] 彭小瑜：“一个激进者的皈依——多萝西·戴的思想和行动”[J],《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第144~155页。
- [18] 王希恩：“民族认同与民族意识”[J],《民族研究》1995年第6期,第17~21页。
- [19] 王寅：“美国的爱尔兰和意大利移民比较研究”[J],《世界历史》2005年第4期,第48~56页。
- [20] 魏德东：“美国宪法中的政教关系原则及实践”[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第92~97页。
- [21] 徐力源，曾强：“美国天主教的激进保守主义”[J],《国际资料信息》2005年第4期,第23~28页。

- [22] 张红菊：“美国殖民地时期政教关系探析”[J],《美国研究》2002年第1期,第95~109页。
- [23] 张小龙：“爱尔兰移民与19世纪美国天主教”[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卷第3期2004年6月,第32~37页。
- [24] 张小龙：“战后初期美国天主教界反共思潮探析”[J],《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第26~30页。
- [25] 周钢,杨国美：“概论美国的移民、民族和种族关系理论”[J],《史学月刊》1996年第3期,第90~95页。
- [26] 朱锦章,朱锡强：“略论罗马天主教的世俗化”[J],《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第77~81页。
- [27] 朱全红：“论美国族裔群体的双重文化认同”[J],《学海》2006年第1期,第156~161页。
- [28] 朱永春：“美国政教分离制度探略”[J],《求索》2002年第2期,第142~144页。

学位论文:

- [1] 刘星:《十九世纪中后期美国的爱尔兰移民与美国主流社会的冲突与适应》[D],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董小川教授,2005年5月。
- [2] 欧阳志兵:《宗教利益集团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D],外交学院九七级硕士研究生论文,指导教师:熊志勇教授,2000年5月。
- [3] 杨成良:《十九世纪美国的德意志与爱尔兰移民比较》[D],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刘文涛教授,2000年5月。
- [4] 余瑜:《德意志美国人同化历程探析》[D],华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论文,指导教师:王寅教授,2006年5月。
- [5] 张小龙:《19世纪中期—20世纪中期美国天主教本土化问题》[D],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董小川教授,2002年5月。

英文专著:

- [1] Byrnes, Timothy A... *Catholic Bishops in American Politics*. [M].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 [2] Byron, Reginald. *Irish America*. [M].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3] Corbett, Michael; Corbett, Julia Mitchell. *Politics and Relig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M].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9.

- [4] Dolan, Jay P... *The American Catholic Experience: A History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 [M]. Garden City,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INC. 1985.
- [5] Doorley, Michael. *Irish-American Diaspora Nationalism: The Friends of Irish Freedom, 1916-1935.* Portland, Oregon: Four Courts Press. 2005.
- [6] Fogarty, Gerald P. S.J... *The Vatican and the American hierarchy from 1870 to 1965.* [M]. Collegeville, Minnesota: The Liturgical Press. 1990.
- [7] Furer, Howard B... *The Germans in America 1607-1970: A Chronology & Fact Book (Ethnic Chronology Series, No. 8).* [M]. Dobbs Ferry, New York: Oceana Publications. 1973.
- [8] Gillis, Chester. *Roman Catholicism in America.*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 [9] Hanna, Mary T... *Catholics and American Politics.* [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 [10] Hanson, Eric O... *The Catholic Church in World Politics.* [M].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 [11] Jenkins, Philip. *The New Anti-Catholicism: The Last Acceptable Prejudice.*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12] Kazal, Russell A. (Ed.). *Becoming Old Stock: The Paradox of German-American Identity.* [C].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 [13] Klejment, Anne; Roberts, Nancy L. (Ed.). *American Catholic pacifism: the influence of Dorothy Day and the Catholic Worker movement.* [C].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INC. 1996.
- [14] Morris, Charles R... *American Catholic: the saints and sinners who built America's most powerful church.* [M]. New York: Time Books. 1997.
- [15] O'Brien, David J... *American Catholics and Social Reform: The New Deal Years.*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 [16] O'Connor, Richard. *The German-Americans: An Informal History.* [M].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68.
- [17] Steinfels, Peter. *The Crisis of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in America.* [M].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3.
- [18] Stephenson, George M... *A History of American Immigration, 1820-1924.* [M]. Boston: Ginn & Company. 1926.
- [19] Thernstrom, Stephen(Ed.). *Harvard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Ethnic Groups.* [Z].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 [20] Winkler, Allan M... *Home Front U.S.A.: America during World War II.* [M]. Arlington Heights, Illinois: Harlan Davidson, Inc. 1986.
- [21] Woolner, David B., Richard G. Kuriel (Ed.). *FDR, the Vatican, and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in America, 1933-1945.* [C].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 [22] Yans-McLaughlin, Virginia (Ed.). *Immigration Reconsidered: History, Sociology, and politics.* [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英文期刊：

- [1] Chalberg, John C... The Spirit of the 1920s. [J]. *OAH Magazine of History* (Jan 2006), pp. 11-14.
- [2] Cochran, David Carroll. Ethnic Diversity and Democratic Stability: The Case of Irish Americans. [J].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ume 110 Number 4 (1995-96), pp. 587-604.
- [3] Doyle, David N... The Irish and American Labour, 1880-1920, in Saothar [J]. *Journal of the Irish Labor History Society*, 1(1975), pp.42-53.
- [4] Ermath, Michael. Hyphenation and Hyper-Americanization: Germans of the Wilhelmina Reich View German-Americans, 1890-1914[J]. *Journal of American Ethnic History*, winter 2002, pp. 33-58.
- [5] Feldman, Glenn. Unholy Alliance: Suppressing Catholic Teachings in Subservience to Republican Ascendance in America. [J]. *Political Theology*, Vol. 7 No. 2 (Apr 2006), pp. 137-179.
- [6] Gellman, Erik S.; Roll, Jarod H... Owen Whitfield and the Gospel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New Deal America, 1936-1946. [J].*The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Volume LXXII, No, 2, May 2006, pp. 303-348.
- [7] Grenda, Christopher S... Thinking Historically about Diversity: Religion, the Enlighten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ivic Culture in Early America. [J]. *Journal of Church and State*, pp.567-600.
- [8] Gross, Stephen. The Grasshopper Shrine at Cold Spring, Minnesota: Religion and Market Capitalism among German-American Catholics. [J]. *Catholic Historical Review*, Volume 92, Number 2, April 2006, pp.215-243.
- [9] Guelke, Adrian. The United States, Irish Americans and Northern Ireland peace process. [J]. *International Affairs* 72 3 (1996), pp.521-536.

- [10] Hochwalt, Frederick G. (Very Rev. Msgr.) (Director,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Catholic Welfare Conference). *Congressional Digest*, January 1945, pp.55-57.
- [11] Johnson, George (The Rev. Ph.D.) (Director,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Catholic Welfare Conference). *Congressional Digest*, August-September 1934, pp.217-221.
- [12] Kazal, Russell A. The Interwar Origins of the White Ethnic: Race, Residence, and German Philadelphia, 1917–1939. [J]. *Journal of American Ethnic History*, summer 2004, pp.78-131.
- [13] Mckillen, Elizabeth. Ethnicity, Class, and Wilsonian Internationalism Reconsidered: The Mexican-American and Irish-American Immigrant Left and U.S. Foreign Relations, 1914-1922[J]. *Diplomatic History*, Vol. 25, No. 4(Fall 2001), pp.553-587.
- [14] Maxwell, Kenneth R... Irish-Americans and the Fight for Treaty Ratification. [J].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31, No. 4, The Historical Study of Public Opinion (Winter, 1967-1968), pp. 620-641.
- [15] McDannell, Colleen. Religious History and Visual Culture. [J].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June 2007), pp. 112-121.
- [16] McManus, William E. (Reverend) (Assistant Director,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Catholic Welfare Conference). *Congressional Digest*, June 1949, pp.279-283.
- [17] Misner, Paul. Catholic Labor and Catholic Action: The Italian Context of Quadragesimo Anno. [J]. *the Catholic Historical Review*, Volume 90, Number 4, (Oct 2004), pp. 650-674.
- [18] Morreall, John. Reviews the book "Rome in America: Transnational Catholic Ideology from the Risorgimento to Fascism"[J].*The Journal of Religion*.Jan2006, Vol. 86 Issue 1, pp.122-123.
- [19] Nelson, Bruce. Irish American, Irish Nationalism, and the "Social" Question, 1916-1923[J]. *boundary2*, spring (2004). Duke University Press, pp.147-178.
- [20] Parrish, Marilyn McKinley; Taylor, Edward W... Seeking Authenticity: Women and Learning in the Catholic Worker Movement. [J]. *Adult Education Quarterly*, Vol. 57, No. 3(2007), pp. 221-247.

- [21] Ramsey, Paul J... The War against German-American Culture: The Removal of German-Language Instruction from the Indianapolis Schools, 1917–1919[J]. *Indiana Magazine of History*, XCVIII (December 2002). Indiana University, pp. 285-303.
- [22] Schmiesing, Kevin E... “Alternative” Traditions in American Catholic Social Thought: The New Deal Critics. [J]. *Catholic Social Science Review*, Volume VII, (2002).
- [23] Spickard, James V... Ritual, Symbol, and Experience: Understanding Catholic Worker House Masses. [J]. *Sociology of Religion*, 2005, 66:4, pp. 337-357.
- [24] Urbanczyk, Aaron. A “study of Church in America”: Catholicism as exotic other in The Damnation of Theron Ware. [J]. *Religion and the Arts*, Volume 10, Number 1(Mar 2006), pp. 39-58.
- [25] White, Timothy J... Where Myth and Reality Meet: Irish Nationalism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J]. *The European Legacy*, Vol. 4, No. 4(1999), pp.49-57.

网络资源：

- [1] <http://facstaff.uww.edu/mohanp/germanquote.html>
- [2] <http://libraries.cua.edu/achrcua/ncwc.html>
- [3] <http://www.catholicworker.com/cwo016.htm>
- [4] <http://www.catholicworker.org/Roundtable/pmlegacytext.cfm?Number=65>
- [5] <http://www.ewtn.com/library/PAPALDOC/L13TESTE.HTM>
- [6] <http://www.ncea.org/about/HistoricalOverviewofCatholicSchoolsInAmerica.asp>
- [7] http://www.vatican.va/holy_father/leo_xiii/encyclicals/documents/hf_l-xiii_enc_15051891_rerum-novarum_en.html
- [8] http://www.vatican.va/holy_father/leo_xiii/encyclicals/documents/hf_l-xiii_enc_18111893_providentissimus-deus_en.html
- [9] http://www.vatican.va/holy_father/leo_xiii/encyclicals/documents/hf_l-xiii_enc_06011895_longinqua_en.html
- [10] http://www.vatican.va/holy_father/pius_xi/encyclicals/documents/hf_p-xi_enc_19310515_quadragesimo-anno_en.html
- [11] <http://www.ushmm.org/wlc/article.php?lang=en&ModuleId=10005684>
- [12] <http://www.zmag.org/zmag/articles/jan97postel.htm>
- [13] <http://www-lib.iupui.edu/collections/kade/adams/chap7.html>
- [14] <http://www-lib.iupui.edu/collections/kade/adams/preface.html>

致 谢

在没有进入浙江师范大学之前，我一直无法想象这里会是怎样
的，但是两年多的学习和生活已经让我深深地爱上了这个美丽的校
园。师大世界史专业的几位老师从他们各自专注的领域出发，给了我
很多有益的启示，在此我要向许序雅教授、张忠祥教授和周旭东教授
表达我的谢意。

我尤其要感谢我的导师王加丰教授，不管是在学习上还是在生活
上，他都对我十分关心。王老师对我学业指点颇多，在他的指导下，
我系统地接受了学术训练，锻炼了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
专业英语的学习当中，我对美国宗教问题产生了兴趣，王老师及时地
引导我就这个方向深入下去，逐步细化问题缩小范围，使我对这种朦
胧的感觉逐渐变成了一个清晰的疑问，并且围绕这个疑问展开我的论
文。由于生性愚钝，看到了问题却无法准确地把握住，因此论文着眼
点多次变动，王老师每次都不厌其烦地对我在这个问题上的摸索提供
指导和帮助，直至我最终选定以天主教社会为观察点考察美国社会的
群体融合情况。同样是由于能力的欠缺，在确定选题之后，我的论文
写作仍然进展缓慢，王老师很有耐心地指点我然后等我自己慢慢领悟
并一点点完善之，每思及此，不觉汗颜。

我同样要感谢我的几位同学叶锋、曾勇、刘平、林琳、方晓庆、
何莺和史莹，在两年半的研究生学习过程中，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问
题，这种讨论时常能引发我思维的灵感。我想我会深深地怀念这难忘
的研究生生涯。

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论文中除了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不包含其他人或其他机构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其他同志对本研究的启发和所做的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声明并表示了谢意。

研究生签名： 日期：

学位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浙江师范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文档，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同意浙江师范大学可以用不同方式在不同媒体上发表、传播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遵守此协议。

研究生签名： 导师签名： 日期：